



通玄真經卷之一



寶一

宋宣議即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註

道原篇

夫本相待者有原體相證者有歸大

乎物象之內但復

原及歸在

老子曰蓋惟生已白首老在物先事始有物混成夫

道之為義也理宗自然體本虛寂不似於物何以寄

言今備有物者欲明無物者也混為能舍清濁成焉

不遺纖介者也先天地生天地以玄黃為色方圓為

形道豈生於形色之後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可以

理會難以目見寂寥淡漠不聞其聲應則無響聽則



無聲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夫形聲俱無則名言莫
及也將欲示旨非強而何今聖人字道之由義取乎
無所不適也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仰之彌高
俛之彌深故知有極者非高可測者非深包裹天地
稟受無形周合二儀資與品物而無迹可得也原流
出沖而不盈自深而流不絕其原當虛而受不溢於
物濁而靜之徐清同物謂之濁也取其不汙之體徐
以會之則本自清矣徐也者合理從容之謂也施之
無窮隨用而大無所朝夕萬古千秋而今而後表之
不盈一握真無纖微之質約而能張在乎至簡從事

則廣幽而能明雖寂默之幽亦顯應之明也柔而能
剛不與物爭曰柔能終不挫曰剛含陰吐陽藏用為
陰昭化為陽而章三光日月星辰稟之故能各麗其
所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
游鳳以之翔星歷以之行皆在自然之道也夫高深
之宜飛走之勢游翔之精經緯之象斯不期而然不
會而至無代司以成勢皆畢受而自且均其生成故
備大道也以亡取存夫有質者未嘗不亡者也今以
無質之亡而成虛體之存也以卑取尊夫有位者未
嘗不黜者也今以無位卑而成不黜之尊也以退取

先夫有爭者未嘗不退者也今以不爭之退而成無敵之先也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三皇者天地人皇也言體道之君全於純和不治而自化德配天地御物為一貫是能寄中樞以應用恣旁行而不流者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兼變化之理而以神游則四方之人各安其性是故天運地帶陽性剛運陰性柔帶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夫德合自然治通大順則天地不虧運帶之理風雨不乖燥潤之節五行無尅六氣自和故聖人神動如天尸居如地其令如風雷其

澤如雲雨雖萬物生化不知所窮而執一無為與之並也已雕已琢還反於樸使萬物復其性無為為之而合乎道任其自為則無所不為故物暢其性我常無為是以與道而符合也無為言之而通乎德德者道之用也言者人之表也無心之言言乃通物物暢得所順而保其安則終日言之未常離德也恬愉無矜而得乎和以無所矜而合大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萬物異宜各便其性和陰陽二儀交泰節四時時不過節調五行不相尅伐潤乎草木浸乎金石德澤廣被至堅斯洽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

不殞盡其生成之氣也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
哀童子不孤人無中天婦人不孀合配得類虹蜺不
見氣之和也盜賊不行未知苟得之利含德之所致
也至哉三皇之德也能使陰陽不愆品物咸若與道
為友與化為人不可得而名矣或曰昔在太古玄風
正淳民惟之生噐未雕樸是以五行不伐四節各司
專氣自柔盡年為壽誠以君聖牧良人由其所化非
三皇之不德使其然乎嘗試言之曰且天下者形也
君主者心也心亂者身病君靜者國安致治全生功
有歸矣然三皇生於淳古時也付之自治道也向使

非任治之道不因其然而然則誘惑漸生物性滋失
今之各治乃彼玄功功在無為莫彰其德此則不治
治之蓋非治之治者也天之道生物而不有也化成
而不宰也無心以生而生者自生故不有也無心以
化而萬物自成故不宰也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
恃之而死莫之能怨將無愛惡於其間亦何所措其
德怨耳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溢貧冬
陰固畜春陽發散而生殺之氣未嘗虧盈也忽兮恍
兮不可為像兮出入於有無往來於變化不可一象
而取恍兮忽兮其用不詘兮用之不可窮也窈兮冥

兮應化無形兮應之而無迹也遂兮通兮不虛動兮
感之而從動也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隨彼
以成體也

老子曰大丈夫自得之稱恬然無思淡然無慮物莫
當情以天為蓋以地為車同乎覆載四時為馬陰陽
為駟因而乘之行乎無路廓然皆通游乎無怠神不
可極也出乎無門直非所由以天為蓋即無不覆也
以地為車即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即無不使也生化
之功恒運爾陰陽御之即無不備也消息之理乃全
爾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肢不動神馳者無所

搖動任適者不至勞怠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
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且夫欲之存也萬類紛然而
未極中之得也六合洞然而皆通是知形性所接未
可盡於一方神性之游乃能照於天下執道之要斯
非謂數往而無窮固亦且矣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
因其自然而推之事之廣矣不可力為唯因自然之
勢乃能與之偕矣萬物之變不可究也乘其要而歸
之物變無極不可智窮唯執不遷之要乃會機化之
本也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性順為本
形勢為末屬其精神偃其知見確精瑩神暢達其性

不縱心悅目而係滯於外物者為故漠然無為而無
不為也同物為性則皆盡其為耳無治而無不治也
棄我之智則同萬物之自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
為也既不先物明非不為蓋因之而為也無治者不
易自然也不易自然亦非無治斯因之而治也無不
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物我通順相然之義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循
事而治因動而應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
不偶也無心乃能盡之故道者虛無平易清淨柔弱
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體也化逆為形理本為體

虛無者道之舍也不礙故能集平易者道之素也任

適故無飾也清淨者道之鑒也明正故能照也柔弱

者道之用也體順故皆通反者道之常也反情歸性

故得常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柔故不可挫

弱故不可勝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用此為體虛者

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

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變當動矣不與

物雜粹之至也雜則不能不憂不樂德之至也至德

之人樂天故不憂齊物故無樂矣夫至人之治也棄

其聰明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直盡耳目之功即

未能至矣是以開通七竅不止一用而動未嘗役者
乃盡治身之至滅其文章尚未以樸素當情而況此
外飾依道廢智依乎坦然之道廢其間隙之智與民
同出手公不異故無私也約其所守居簡要也寡其
所求淡於欲也去其誘慕不誘民以智不慕聖之功
除其嗜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居要故明審寡
其所求即得不取故常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
能得之即外能牧之神全情性者則盡養形御物之
理也中之得也五臟寧思慮平氣而不悖性而不撓
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道無不在

寧遠我哉求之遠者往而復返惑而求之往也得之
自我返也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治夫以治人之治

皆以事濟事而未嘗無事不若內治其性以至自然

則天下皆然各正性命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也貴忘乎勢位而

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且一至自得則天下
未有不得任之各治則萬物得我之得內外玄同天
下悉得斯不亦興貴而老勢位之貴乎樂忘乎貴富
而存乎和富與貴者憂役兼之亦何以為樂矣唯和
而自得者乃游恒樂之塗也知大已而小天下即幾

乎道矣大已貴乎自得小天下忘乎治人是以近於道也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夫物之芸芸莫不復其虛靜之本矣故性虛通者可法天道之極身安靜者可同地德之厚也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且埏埴為器始乎有由而能極形數亦非無故則終始之迹居然可觀今以大道之治陰陽之爐不見造物之端而生生未嘗不續莫究所用之極而化化未嘗不流則始終之形不可復得也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混冥猶陰陽也夫動則有息靜乃不極唯其寂然是為生化之主也深閑廣大

不可為外析豪剖芒不可為內非巨細之所能內外也無環堵之宇非六合之所能舍也而生有無之總名也雖無出處之迹而有無之用真人體之是以虛無平易清淨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以能體之故備五者之德至德天下之道故謂之真人人者三才之一也性得純和以合天下斯真人也真人者大已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義已見上不以物滑和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治也不以欲亂情是以全其真也隱其名姓不欲顯迹有道即隱上德忘德故不見也無道即見未能忘德即自彰也為無為事無

事虛心順物故所作皆通任彼衆材而羣務自濟知
不知玄鑒而同塵懷天道抱天心體乎自然無私無
宰噓吸陰陽吐故納新流五藏之穢滯延六氣之和
爽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俛仰順
時而消息也無所樂無所苦形遇一味無所喜無所
怒神遇一統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游於迹者物則
萬矣體物之性性則一矣今我亦物奚得獨物於物
哉是以真人虛真齊性物無不同居異能同同之玄
者則是非之滯可得蕩而適焉夫形傷乎寒暑燥溼
之虐者形究而神杜虐者陰陽偏毒也生者精氣共

感也夫神以精感形以氣生氣和則神清形勞則精
耗一犯寒暑之虐而遂失其所依故形有所究屈神
隨而杜塞也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
餘夫陰陽之神生化不測稟受之者涯分有期靜與
理冥則通而未極動為物役乃困於所終且人之生
也止在形神時所遭也未離動息而役之思慮往不
知歸遂使兀然之形假氣而餘生未喪者也故真人
用心仗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寢覺而
無憂真人心無所欲性有所適無欲以保性任適而
為心斯乃用心仗性之義也所以神依之形不虐於

冰炭形賴之神不患於欣感和靜相濟不乖憂炁之始形神各理其理可得乘化而終故其無物接之憂而絕魂交寢也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與物屈伸一汝視無所異見天和將至乃得自然之和攝汝知勿知仁義可觀於人也正汝度勿修規法以爲自正神將來舍精神方全於身矣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然後舉措莫非在道而成德也童弓若新生犢而無求其故所謂氣能之至也形若枯骸無復雕飾心若死灰無復起滅真其實知而不以曲直信所遇而應故將自持恢

恢無心所謀但自廣大不知所期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四向明達而不載乎知也

老子曰夫事者應變而動物變我動然後事生變生於時生所極之時也知時者無常行以應變之故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道以稱可萬物故不常於一道名可名者非常名也名以可物爲名故不常於一名書者言之所生也書以載言也言出於知知以立言載之於書知者不知非常道但約所知以立於言而不知應變非常於一道也名可名者非藏書也書者載所知之言耳而可物之名不常於一名故非書

之所能藏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多聞立言之書滯
之者教至窮屈唯抱守中和則常通矣絕學無憂俗
學教以經術諭以禮義將存手表飾以別手賢愚誘
慕大行將失其性聖人立教以全性故絕之而無憂
也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聖者法制之首智者謀慮之
始以其肇迹亂物遂傷性命之原絕而棄之利百倍
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天道靜故生也性自天故靜
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因感遂動發害於性物至而
應知之動也物以多類知辨所起知與物接而好憎
生焉接物以知必生愛惡好憎成形而知怵於外知

以辨物生好憎之欲物以感知為美惡之形一至內
著遂有外喪也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夫天理性也
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不以人欲易其天性外與物
化而內不失情情猶性也故通於道者反於清淨究
於物者終於無為反情則與道無為乃可窮物以恬
養智靜之自鑒也以漠含神虛故神正即乎無門義
已見上循天者與道游者也任乎自然則神與化游
未始離乎道隨人者與俗交者也順乎人事接物以
情是交於流俗耳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
是全其素不謀而當不先為謀故得隨事之當不言

而信。應不失機，故不在言而信。不慮而得，慮心內微。故無慮而理得也。不為而成，因任端居則無為而各成。是以處上而人不重，居前而衆不害，覆之以道則庶類斯安，故不重也。導之以德，故羣性皆適，故不害也。天下歸之，姦衰畏之，歸其有德，畏其無私，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柔服萬物，以道自勝，孰能與之比德哉。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即穢欲之在身，勞形汙行以治國則亂欲之在國，勞人亂政也。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道以示性，性以反欲，不通

於物者不能清淨，得理則通不撓，故靜原人之性無

衰穢。推究本性受之自天，又湛於物，即易易而忘本。

即合於若性。若猶彼也。與物接而生欲，水之性欲清。

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

己。遺嗜欲之物，反清靜之己，是故聖人不以身役物。

體手妙者，物不能累安受役哉。不以欲滑和其為樂。

不忻忻恬愉之樂，無所忻悅。其為憂不愧愧，濟治之

憂亦何嗟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也。志位而同

民則不危，其高也。忘位而同患則不傾，其安也。故聽

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備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

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
所以然者牽於物而繫於俗也夫人之生也莫不欲
通鑿萬類孤高一身順教善之言晞必然之策雖在
鄙昧豈無是心以其日與物遷久而從俗義且未勝
夫何及我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因其為而為之即
我無所為民自化也我無事而民自富無賦歛之事
以擾之則民自富矣我好靜而民自正不設法教以
誘之民得任性之正也我無欲而民自樸無情欲以
撓之則民自全乎性之樸也清靜者德之至也至德
不德常清而靜柔弱者道之用也能服剛暴是為道

用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物生於無而育於和三
者行即淪於無形名之乃三體之則一而一無所一
可謂於無形也無形者一之謂也以彼無形寄之在
一一者無止合於天下也夫有所止則涉乎形固不
能通合萬類爾布德不已一者被物以成德也然物
之不窮故德之無已用之不勤無勞無息視之不見
無形可見聽之不聞無聲可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
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
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道體虛無能生形質聲色之
類莫不由之音之教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宮

徵成文則亂於耳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
嘗也甘酸相和則爽於口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
不可勝觀也玄黃閑雜則眩於目音者宮立而五音
形矣宮為音君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甘為味主色
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為色本道者一立而萬物生
矣一也者無之謂也夫教之衆寡皆起於一物之巨
細本生於無原其無者可得天下之形處其一者能
總萬名之本故立僂一萬物生焉故一之理施於四
海一之解察於天地無遠近之不達無上下之不明
也其全也敦兮若樸混成而無飾也其散也渾兮若

濁與物而同塵也濁而徐清沖而徐盈義已見上澹
兮若大水汎兮若浮雲深廣無涯去來無係若無而
有若亡而存也謂其形無體有迹亡應存耳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道為生化之閱百事之
根皆出一門莫不由之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
不易其常循天道之軌轍不以事變而失常性也放
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以物性多且無捨於道
之綱度則能曲全其性耳夫喜怒者道之衰也過當
非正也憂悲者德之失也不能自得好憎者心之過
也係執之過嗜欲者生之累也養生之過人大怒破

陰大喜墜陽陰主肅殺陽主和悌施之為喜怒矣夫
沖氣以為和生之本也而喜怒將過二氣傷焉薄氣
發喑聲所發者氣之和也陰陽相薄則喑矣驚怖為
狂精神散越則舉措狂亂也憂悲焦心病乃成積人
能除此五者即通於神明形之能和神其王矣神明
者得其內也內靜乃安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
目聰明筋骨勁強疏達而不悖爽不亂也堅強而不
匱精不竭也無所太過無所不逮神明之功所適皆
中天下莫柔弱於水水之為道也大不可極深不可
測長極無窮以其能浮天也遠淪無崖以其能載地

也息耗滅益過於不訾不訾者不可訾量之謂也然
推其所過之理當為尾閭不訾訾名未嘗所出且夫
屬乎形性莫不有相制之力則水之為大孰可制哉
故僂尾閭洩之入于無底之谷也上天為雨露下地
為潤澤萬物不得下生百事不得不成因雨露而資
生以潤澤而成遂也大包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蚊虻
而不求報恩周萬類是無私也澤及微穢不求報也
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無費未嘗耗盡行不
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虛順之至繫之無創
刺之無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至柔物不能犯淖約

流循而不可麋散隨所往之曲直體委順而常全利
貫金石通乎至堅強淪天地勢大不可制也有餘不
足故滿東南之地也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
先後無私無公素且無私何公之有與天地洪同是
謂至德氣輕浮以同天體潤澤以同地斯與大塊之
玄合故可謂至德矣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
淖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
有入於無間無不入也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物各
有祖道能總生故備大也無音者類之大宗也無形
故無聲以無形聲乃能為萬類之妙本矣真人者通

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靈府者精神之形宅造化者
自然之妙本也精神玄達則與本實體道為人自有
將無纖芥之欲得非至真者哉執玄德於心而化馳
於神無為之化德迹不彰故云玄也真人無心而物
順則其化不疾而若馳矣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
不言之教其化廣矣夫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
心行也夫號令之由生於德化故玄德被物不待教
令而風俗自移是知玄道在乎無心之心而行也萬
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靜
能知物之本順能守事之由故能窮無窮極無極夫

唯清淨無物則能窮而極之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
止虛而靜者能鑒能應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志順之弱事濟之強
心虛而應當中不載故應之無失所謂至弱者柔毳
安靜道者以不變為志非自強之至矣故如毳毛柔
弱附體而不揚也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於行藏之間
無為無迹澹然無為動不失時動在於應復何失也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皆謂處謙
弱之卑小成道德之高大也在中以制外心得則物
得也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守柔者直不可

屈耳應化揆時莫能害之非有揆度而因時以應故
時不我失物不我害也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
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
亡理勢然矣強勝不若己者強之所勝在不如己也
至於若己者而格至與己同則格而齊矣柔勝出於
己者其力不可量柔之為用其誰與爭故其所勝出
於若己且夫強之所勝勝不如己今柔之所勝其若
己則明柔之為勝也大矣而強能之力安可比哉故
兵強即滅強則驕驕則滅木強則折革強即裂齒堅
於舌而先之斃故柔弱者生之榦也而堅強者死之

徒也氣以柔弱為和形以堅強為病況乎人道好惡亦利害之可知也先唱者窮之路也而後動者達之原也導事多窮因物常達夫執道以偶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執道全中以對流境則因之而可自正矣故處靜而知變則先可以制後觀變而反靜則後可以制先斯皆制之在我不復為俗人之所遷也所謂後者調於數而合於時也順必然之數偶可動之時乃得持後之妙耳時之變故間不容息變時變矣理無息不容其間先之即太過後之即不及物未變而制之機不應矣

物已變而制之形已成矣日迴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機宜之時惟聖乃得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事隨可以盡舉功易可以常立守靜道拘雌節守虛靜之道能審於機拘雌順之節能因於物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居恒德而從容也功大靡堅莫能與之爭也有而若虛物乃順耳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不粹夫因動而濟用之莫窮虛已無佗由之乃素載乎智巧固不靜而雜焉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神全可以

極化德全可以復物歸遠之美莫非在身也欲害之心亡手中者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手同則不異避則以志今曠然無欲與造化者焉形雖猛毅之徒以無感而不害也故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教者勞而無功教術教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法刻以良於刑足明神德不全無以服化於天下矣筆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筆策以至於繁用乃知控御失性無以任力於修途矣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因世損益以施法教非有所作以術其能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守乎禁令

使民知懼非有所設以示其威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為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人君明四目達四聰乃致垂拱之化也任一人之材難以致治謂獨任耳目智慮者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力知止此循道理之教因天地之然即六合不足均也且夫順物與之理合必然之教即天下雖大不勞智力而萬化自平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任耳者必失於聞任目者必眩於見禮稟不足以效愛誠心可以懷遠稟乎禮者但整其儀歸愛之心未果能效唯推誠天下

可得感之也故兵莫憚乎志鎮鄒為下志者害和兵
之毒者寇莫大於陰陽而抱鼓為細喜怒相攻寇之
甚者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教令之言不節是害於
民也中寇藏於山持險潛身以乘隙便小寇遯於民
間苟竊為事故曰民多智巧竒物滋起智過則巧則
矜能雕撲飾偽以惑於物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不
絕其利而止其盜雖繁法嚴令以禁之則至乎竊法
為盜惟增多也去彼取此天殃不起去彼巧智之法
令取此撲素之無為則天之咎殃不復起矣故以智
治國國之賊也獨任己智固為民害不以智治國國

之德也因而治之物得其性夫無形大有形細神化
無方故大品物有極故細無形多有形少
莫測為多可見為少無形強有形弱能制於物故強
物受其制故弱無形實有形虛恒久為實遷變為虛
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
作撲也有形即有聲無形即無聲散而為器則有可
名反之於道名不可得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
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重也儉薄無名無名
者賤輕也夫廣厚者世上之美名也儉薄者道家之
清德也物之所重則舉其名我之所遺乃任其實聖

人守道謙薄自為廣厚之資執德不遷反在功名之本下之數句亦同此耳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夫廣厚殷富有之功也儉薄貧寡無之功也名者迹著名乃生焉無者迹微非名所及故世以有功為美道以無名為德也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所謂處儉寡之無名自生尊貴之大備矣天之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形性者有無之相生也

事理者難易之相成也不知其然是備天道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謂執無名之道乃成大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忘濟世之名復無為之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無功之功故可久忘名之名亦何咎也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本也夫有強濟之功光大之名莫不由謙損之故然則孤寡為平公之備者蓋以謙為本耳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無名以為用濟物之功假羣生以為利無名之道寄大人之成用也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淳

樸之至貌不離情形與神合言不出行言與行一行
步無容去飾言而不文任質其衣致煖而無絲絮寒
而已其兵鈍而無刃未知巧害也行踴踴猖狂之貌
視瞑瞑不曠之貌立井而飲耕田而食無妄外之求
不布施不求得各足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無是
非之心也風齊於俗可隨也言風俗齊同可隨矣事周於能易
為也言事業堪能易為矣矜偽以惑世軻行以迷衆聖人不以
為民俗夫人居於尚偽迹以亂政教軻常行以迷庶類則俗分齊化事不周能是以聖人不用此以爲治本者也

通玄真經卷之一

通玄真經卷之二

寶二

宋宣義即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精誠篇

精者研幾至性誠者全素至明濟此二名則可感於物通於道也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朗陰陽和
非有爲焉斯至精之感也亦不知其所以然如有真
宰存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萬物各有天然之道但能
成順於彼而不犯之則物得其性皆自治矣陰陽四
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天之恒德物
之常生不知所生各自生耳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
矣神交則機感氣合則形生欲妙其原而精誠可察

也夫道者藏精於內絕欲之故棲神於心去累之故
靜漠恬淡悅穆曾中和而無懷也廓然無形寂然無
聲體乎道者則有無迹之化不言之教官府若無事
朝廷若無人各治故無事無爲故無人無隱士無逸
民治與道合何所隱逸無勞役無寃刑無爲無私豈
至寃役天下莫不仰上之德像主之旨聖人在上天
下皆服其清靜之德效其無欲之旨也絕國殊俗莫
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德以順成故遠邇
皆化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心誠則物應也人
君推誠罔有不應故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

行者精誠也誠信素著則政令將行賞罰無私故百
姓知勸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也故總道以被
民弗從者精誠不包也精者必良誠者必應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三光四氣
未始相待稟乎自然皆獨化耳日以暴之夜以息之
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
物長物稟自生無所養者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
萬物亡物稟自化無所殺也此謂神明也不測其由
之謂神變化然之謂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
見其所以而福起天下之福在乎聖人之道行也德

與時合安有迹哉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將
存道行之福理有蒙否之禍及聖功養政亦無得而
見焉稽之不得察之不虛考無除起之由察有禍福
之實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近計其功則日不足微終
濟其事若歲之成德寂然無聲潛感而已一言而大
動天下謂精誠也是以天心動化者也無心能感之
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
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誠至於明故有此應逆
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謂氣過節
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沴氣上蒸故有此變

天之與人_{有以相通}災瑞因所感也故國之沮亡也
天文變世惑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
薄形之牽連氣之侵薄皆失位之象也故神明之事
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強力致也至精至誠方可
為治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
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無其私心抱地氣順靜
為氣執沖含和執沖以定萬機含和以御羣有不下
堂而行四海德澤之遠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生諸
已能以神化者也致之在我非以神化孰可任哉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斯人之常道

也遭急迫難精通於天夫上玄之鑒無私孔明至誠感之復無不應則遭急迫難莫不以誠而通雖未全乎自然斯亦一時之得耳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謂以精誠為宗則無不成也死生同域不可脅陵能齊生死者不可以死脅也又况官天地懷萬物反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乎夫知死生同域尚不至輕懼而况體道之士包總天地復化合和與造物者為人而有不亡壽者矣精誠形乎內而外論於人心此不傳之道精誠內著外合人心斯乃發自深衷固非言傳所及耳聖人在上位懷道而不言澤

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茫乎大哉夫中虛則物順身正則民效日用之化不其茫乎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微笑君為治化之道臣為代終之者損益同事休戚同運而異心滋詐使戾氣上蒸則神化之道固無相應者也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上謂不言之教下謂不道之道夫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政教多方賦役多事則近者不安所務之業遠者不懷所務之心故天道無為不呼而自應聖人無事不就而自親也唯夜行者能有之默用之與陰德最近於道故却走馬以冀夫嗜_欲奔流亦走馬

之謂糞者可以肥養萌芽也故明君外却戎馬之走以肥農圃內除奔流之欲以養道德也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端拱坐治而化馳遠方默用無迹是居陸能沈也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無親疏私故不涉去就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能順自然之理則動有餘利在乎智慮之表則無能而凶也是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爲能有之天道之心時理俱協斯大和之謂也人君絕智巧以同和持無私以應物則可任乎守天下也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常之與華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夫道德者用寄於有無常華者聲之於虛實感則自應求乃無方固心智之莫量况耳目之能及也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無私任物理化將迎因彼應之故不傷也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存所得於胃中則失其妙用矣其失之也乃得之也至虛乃鑒故通於大和者闇若醇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夫甘醉醇耐尚全安息之分冥順中外固通天地之和若放心於自得之宗游神於混茫之際雖迹與物

接復何礙哉此假不用而能成其用者也世以恩情
智為不用今假此不用以偶千變萬化之用也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
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斯制作禮
法也昔黃帝之代民喪真淳情偽攸生智力將在遂
至仰觀俛察治變無為誠乃利於當時莫知萬世之
弊矣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
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
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豫賈然
而所治之功著也當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

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然而有
為之德應也處戲氏之王天下也枕方寢繩殺秋約
冬夫玄聖動用不越天綱故籍寢皆方繩也秋物成
實冬物伏藏則反本耳是以聖人因二時之殺約成
全孝復本之德耳負方洲抱園天道周天地陰陽所
擁沈不通者竅理之德合大和氣自治矣逆氣戾物
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天地既泰災自滅矣其民童蒙
不知西東行踳踳視瞑瞑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生
已見道原篇浮游汎然不知所本罔養不知所往未
親其親故寄物為本寄即寄故本無所往浮游罔養

者皆泛然無係之貌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
瓜牙藏其螫毒未知相任功揆天地無爲之功故比
天地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
其名不彰其功功已彰矣不揚其名名已揚矣且黃
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雖除害物歸乎太祖而恭讓
之迹已著於將來要繆卑小之貌隱真人之道以從
天地之固然天尊地卑春生秋殺蓋自然之理也而
黃帝法像尊卑以垂衣裳揆度時序以行殺伐明真
人之道而已隱喪聖人之德日新於世矣何則道德
上通而智故消滅也若同德于天則智巧之類自爲

棄物也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
不寧是非無所形唯身之安靜方能自正是非之理
也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去俗之妄知而真知見
也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夫持
世俗之妄知以明真知者難矣所謂真知者無是非
之知也則世人是非之知何能真知是不知哉積慧
重貨使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儉用則重貨厚澤
則積惠耳舉大功顯令名禮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存
危闕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此皆裁斷以合其宜閑

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夫若是者乃盡攝生保性之理芒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芒然無知在乎名利之外隨遇而適得喪不能累也含陰吐陽而與萬物玄同者德也順陰陽之太常與物性而同得乃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溢猶失也仁義立而道德廢矣夫體離真淳而使物得道散爲德之謂也故出於自然方有太上之位矣夫德之將立則所依之迹著矣著而保之使不溢者未之有也是以過由仁義焉夫由仁義以治物則誘慕之教大縣於世而自然之道無得之德斯不虧乎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僞夫神以鑒物德以全行故神之忽越則言之失實德之流蕩則行之虧真也至精亡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一至越蕩則中無情實而觀乎外物發言成行也若然者故爲物役不能自全耳又曰中無精誠而言行居所觀之地則蔽僞百姓使彼循無行之政效苟利之法賢者以多諱而避迹愚者以日習而成性斯乃有位者之不恒而以身役於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愁猶耗也役於物故有耗盡之時矣且舉措皆行何可窮極以

不全之精應觸類之行本且未定寧免淫於俗哉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其仁義知九竅四肢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夫體道以成心術者則仁義之功外自著矣保精而以神遇者則形骸之宜內自安矣且一物將間未可偁游今內外俱順斯聖人之游也哉

老子曰若夫真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不知所礙游心乎大無不知所有馳於方外不知所累行於無門不知所由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惟寂惟默游之真者不拘於世不繫於俗物繫者乃非游故聖人之所以

動天下者真人不過也濟世化民有爲之迹歸德遷善豈非動哉故體真之士不過至於是矣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也高行清節情性外飾上誘下慕得非矯哉故大化之聖不窺觀於是矣夫人之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洩故不免於累形繫者禮法所拘也神洩者智慮所散也洩而不已神將喪也繫而不已質將困也既困且喪寧非累於生之大本哉使我可拘繫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信然也若使我定爲禮法所拘則天命之分全屬於外物也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恬

神自化知則民詐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
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君能誠
動於天仁澤於下故天爲之應民爲之順百官不曠
有司之職九州歲致任土之貢者也養民以公無爲
乃爾威厲不誠不嚴而肅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實
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夫適於民性安
於俗業則姦何由而起也此聖人之思也聖人治民
蓋盡於此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君欲
無極則臣下叨竊其功名者也民貧苦而分爭生稅
斂多端民貧苦也困迫固分爭矣事力勞而無功作

無用之器物也知詐萌生盜賊滋彰智詐所以萌生
上好利之故也求利無止欲不盜不能濟矣上下相
怨號令不行夫水濁者魚噞喁政苛者即民亂水塵
濁魚不能游樂故噞喁以求息政煩苛民不復安業
故苟生以成亂也上多欲即下多詐遂設詐以奉上
欲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
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不以
道德爲治而以刑法爲政斯增亂之術者也故聖人
事省而治求寡而贍簡則易從故可治也少則常得
故皆贍也不施而仁靜則各全不言而信順則自應

不求而得足則無爭不爲而成任則皆成懷自然保
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
修者本也修身則民正內誠則外應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不能治形人以形
氣爲生也形以藏精氣以安神若動爲物役則反害
精神以資智慮而形虧生理固亦宜焉神之所用者
遠即所遺者近矣自遠越其神則近遺其形故不出
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言其神全者也
夫以氣聽萬物之情可知以神觀萬化之理可驗三才
之內精誠感通寧假戶牖之所窺觀也其出彌遠者

其知彌少役動不已彌喪真知此言精誠發於內神
氣動於天下也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亟
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亟數也冬陽夏
陰物性歸之而四節數遷未嘗不爾盡自然相感之
道也窈窈冥冥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夫可得其由
者非窈冥也謂陰陽之功日新莫測也待目而照見
待言而使命其於爲治難矣臯陶喑而爲大理天下
無虐刑有貴乎言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
有貴乎見者斯不待目而照見也不言之令不視之

見聖人所以爲師推誠者不召而應任能者不察而明聖人御天下宗師於是矣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行者誠之表故奉化於上言者實之華故未信於下也故人君好勇弗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佛使風議而國多昏亂其積至於淫佚之難矣上化於下理之然也故聖人精誠別於內以其內著故稱別也好憎明乎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內無精誠法令不能行於外也唯神化爲貴貴乎無迹而化精至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

秋氣之殺也精之爲感物莫不順無德無怨若二氣之行焉故君子者其猶射也於此豪末於彼尋丈矣發矢有豪末之差至的則爲尋丈之失也言精誠有纖芥之難其於感也不亦遠乎故治人者慎所以感之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夫人君推誠於外則物信而無犯恃智爲治則民詐而苟免雖復縣法以禁暴設賞以勸善亦未足變於澆風薄俗也故聽音則知其風情動則聲發成文則善著然聽音取聲察聲見志志有怨暢而國風可知

也觀其樂則知其俗樂之爲體和民導政宮徵不雜以叙事物然有治亂之所感氣候之所宜則方俗因可知矣見其俗則知其化百姓所好尚直由君之化耳夫抱真効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抱至真効丹誠則天地隨感而動況於人乎是能化備八方之外法在心施之地也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誠能通達是道雖幽暗異類孰能不與之相感哉故太上神化其下賞賢而罰暴順物無迹化之上也民不忍欺治之得也一至誅勸政之末也

老子曰大道無爲體寂寞也無爲即無有體亦無形無有者弗居也無定方所弗居者即處無形無所不在無形者即不動虛故不造不動者無言理絕名迹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名迹既無影響何有無聲無形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耳目者唯止於形聲之上是謂微妙體則幽微用成玄妙是謂至神爲能善貸生成而特不得其朕斯神之至者繇繇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體虛寂生化無方繇繇不窮故爲大塊之本也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爲之形以一句爲名夫道本無質聲何立哉蓋聖人強取途路之形以字

無名之體一以指歸萬象一以通貫性命雖一句勝
言而形聲輒具天下所適莫不由之天地之道大以
小爲本多以少爲始天地大以微爲本象物至多
以一爲始天子以天地爲品以萬物爲資功德至大
勢名至貴上天降聖子臨庶類因天地以定尊卑之
位假萬物聿成貴賤之資則可以至德聖人功濟區
宇盛名威勢肅服寰海也二德之美與天地配且而
與天地爲品萬物爲資成斯貴大之二德自可比配
兩儀矣然其子於天莫非立德之地而備此位爲德
者亦所宜焉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爲天下母既德位

配乎天地即動用侔於造化安可不軌法大道處無
爲之中使夫天下日用而不知也

老子曰振窮補急即名生利起除害即功成夫功名
生於動作者也振恤窮困補救急難固不免有仁惠
之淳名義濟之小利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向
使天下各得則聖人之德何所施爲也上下和睦雖
賢無所立其功君臣父子各當其分則賢人之功成
立無所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施無窮之知
寢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夫有立德之
迹非含德也循道而往非抱道也以其至乃稱至人

蓋推誠於中任之自正者耳雖知鑒無窮而寢言玄
默故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自化豈天下碌碌能貴
其玄默之道哉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
也可物之道者非自然之常道也可命之名者非靜
體之常名也故至人不處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
於人皆其粗也功名書於竹帛典法刊於金石皆有
迹之功非無為之道較而論之信粗矣三皇五帝三
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同濟治之心異政化之
路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
事之迹跪坐而言之數其迹者固不周物徒敬其遺

言耳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多聞禮義者適足感時
非致治之要也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精之爲用
無迹而物化非名言所及也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
情甚於諫呼也任乎精誠其化如響故端天下正矣
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立言而獨見信者此以其
誠信素著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同出令而獨施
行者由其誠副於令民皆從之聖人在上民化如神
情以先之也以其信在言前誠在令外故其化如神
之速矣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情猶誠也三

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逾篤者情也嬰兒豈知親疎之利害也然其慈愛彌厚則交感之道明矣故百姓無知聖人無名但相感而順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言教之化不能變俗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精誠之感天下皆化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由信僚智莫不順其言以誠至明莫不副其意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夫感道內著化功外應也賢謂君子聖謂聖人此所以同舉成章者聖人抱君子之能君子闡聖人之化耳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思心

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夫為臣子者豈釣忠孝之名以赴君親之難然思義感中則自有忘生徇節之事矣君子之惛怛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君子懷仁惛怛於世非苟尚之直自中出然不察其俗而教導之則失於政矣夜行聖人不慙於影故君子慎其獨也聖人無私君子居政故雖處幽闇而未嘗懼且不敢負物寧愧影哉舍近期遠塞矣自得為近物應為遠舍其自得遠豈通哉故聖人在上即民樂其治在下即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聖無私屬而以當濟為志以濟之無極是稱志焉然亦非

立志之志也故其在位居方百姓莫不安其德教慕其誠素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勇者氣也氣出乎誠而三軍衆心爲之僻易向非義勇之氣感激之分雖臨敵執兵然未能衛一身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中謂內外感會之際也夫我唱彼不和我意彼不載由其精誠未相接也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已也心誠則物應形正則物倣故說之所勿至者容貌至焉夫言說之教所不及者則正形之化而可及矣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正形之

化所不及者精誠之感而必及矣感乎心發而成形內全而外自化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而不可以照期形謂容貌精謂情感二化之道期可接乎形類而不可縣解而自期也若然者則中有所待則何精之能純形之未正耳非其形正而能感化於物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言有立教之宗事有制作之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若寡言既喪宗本則摹衍爲害固不及保其靜也害衆者倖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班倖之巧有爲也則名著而指斷

造化之巧無爲也是以用成而體全也故匠人知爲閉也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順於變化與時成功任乎知巧必資終敗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事異所順化同所歸其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處此四異之際不忘乎利人之志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哀樂者主於中固非殊俗所能異也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精於中應於外故所在以感之矣歌哭者得喪之驗也夫治化之道順其生則皆樂抑其性則皆

哀而羣物怨暢之由莫非君上之所感也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故華夷皆化也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性靜而安有爲者即傷無爲而治者加知以事故傷性本爲無爲者不能無爲也將有所存斯有爲矣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既失己之靜性安能治於物哉人無言而神神精神也虛寂乃全用耳有言也即傷無言之神者言以辯物神理而係之故傷也載無言即傷有神之神者存無於胃中乃心之不能虛也以是而礙則精神不無傷也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疇恥聖道獨亡於已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條達屯難閔疾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味道而飽德也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代智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所謂名可強立者也事具亢倉子故田者不强困倉不滿官御不勵誠心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王侯懈怠没世無名此篇玄旨盡以精誠為宗文子恐世人但欲存誠而忘強學故歷舉以為誠也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下藏其迹不見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適於時變合於物

理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性與理冥且無得而無喪形與物順故哀樂之若是也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以我之同物物亦不我異矣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唯無心以冥天下者故可為天下宰至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感以內誠故始不可見絕其陳迹故終不可及處於不傾之地以安靜為本積於不盡之倉以厚德為宗載於不竭之府以自足為資出令如流水之原利物而常順使民於不爭之官

虛柔而治之開必得之門由易故不失也不爲不可
成不易物材而爲也不求不可得不企所無之分也
不處不可久去乎驕盈不行不可復離乎執繫大人
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時從小而致大
命逆即以善爲害以成爲敗大人政簡莫不悅以化
行理自光大而煩苛之政反此宜焉夫所謂大丈夫
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所
不覆載日月無所不照明大人以善示民不變其故
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任道立德則善之可
示也因時順性則令之可行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
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
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
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唯修德者無之春政
不失禾黍滋天時人事合也故順和生之氣故得五
稼滋茂也夏政不失雨降時則降雨以時也秋政不
失民殷昌穀果成實民自殷之冬政不失國家寧康
冬陰安靜政以順之故寧康也

剛陽之性也柔陰之體也二氣推接乃資生矣精神
本乎天稟輕清以虛通骨骸根于地稟重濁而係滯
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夫有生有化天
理之常故其生也則歛爾為形為神其化也則寂然
反本歸根來非所尚去非在我則我尚之見馮何立
哉門者復化之蹊也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
誘於人不敢我尚推彼自然以天為父以地為母宗
順於神形之極法則於覆載之德陰陽為綱四時為
紀不持此以為綱紀則無以同乎大順也矣天靜以
清地定以寧萬物逆者死順者生天地尚以安靜而

成其德況夫所生之物欲躁動而可求存者乎故靜
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精神營定安
乎天之靜漠大道宗體在乎心之虛無夫精神者所
受於天而骸骨者所稟於地也所謂貴神以存形耳
故曰道生一夫道無所生一無所立今觀肇有之前
強名曰道數方混故謂之一也一生二啓泮為陰陽
二氣也二生三陽清上為天陰凝下為地二氣交和
中為人也三生萬物三才既立萬化能生故品類日
新矣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背陰西陽物之
順生也沖之為和生氣之本也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受氣以變而生此形神
一月而膏結聚之始貌如脂膏二月而脉血氣通而
成脉也三月而胚內未堅但有胚段也四月而胎微
有狀貌五月而筋全生十月五得其半筋者堅肉柔
骨處剛柔半故此時成也夫精血之變以成骨肉而
骨堅肉滯則生氣不通故肉藏其脉骨連其筋以通
洩生氣連綴支節也六月而骨精凝結變之為骨也
七月而成內全五藏外具九竅八月而動動於支體
九月而躁動之數也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
中外各正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此

之所主或與諸說不同雖五藏七竅定有所主而勾
帶開通無所不應故此獨不言心者以其衆藏之靈
者故外之一竅主所不及也外為表中為裏四支九
竅之表五藏六府之裏頭之圓以法天足之方以象
地天圓而地方故其上下各以類也天有四時五行
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九解者天之九宮門也人有四
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骨節皆法象於上也天有風
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風散之雨施之此取與也寒
主殺暑主和此喜怒也膽為雲勇威之象肺為氣皓
素之象脾為風礪動之象腎為雨陰澤之象肝為雷

震怒之象人與天地相禪類而心爲之主心爲感變
之主亦類乎造九之機本也其餘支藏皆有所應則
天人之際相禪類矣然心者本主於舌之一竅不受
外象將無所牽故爲衆主耳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
風雨也日象日耳象月氣象風血象雨日月失行薄
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夫日月差度則至薄蝕
風雨不時毀折五穀施之於身斷可知耳五星失行
州國受其殃五星所鎮各有分野天時人事交感而
生故諸侯之國方伯之州一至失德則象變於上下
受其災是知人與天地相禪類矣耳目日月也血氣

風雨也氣悖則風飄血沈則雨滯耳目不節則日月
差度蓋其然矣天地之道至閑以大尚猶節其章光
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視聽而不息精神何能
馳騁而不乏夫天地廣大不可際極日月章耀未嘗
不臨尚以虧蝕之損節其全功寒暑爲恒愛其神明
况乎居分劑之人而能用之無節者也是故聖人守
內而不失外善守其內者不爲外之所失也夫血氣
者人之華華猶顏色五藏者人之精也肝藏魂肺藏
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皆內藏爲精外
用爲神者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胃腹充而嗜

欲省凡喜怒見於顏色勇怯變乎喘息皆血氣外越之候也夫如是損之與益自可明矣故血不逆於中則肌骨充實氣不遊乎外則情欲寡省藏氣不足乃有偏嗜和而調者何有嗜欲哉嗜欲省即耳目清而聽視聰達嗜欲之來多在耳目故其寡省即自清矣清則耳聽不惑目達不眩也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即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五藏皆有所象神氣各異唯心為百神五藏之主夫能使用有所屬不聞不應則神全氣專矣然其膽勇脾驕動成越悖非心所制豈可正哉以聽無不聞

以視無不見以為無不成心之全功能用皆可患禍無由入衰氣不能襲夫邪氣犯中由其無主患禍生外以其昧機故氣正者邪不能襲神全者福至著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唯寧心則治五藏自見乃知天下也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假是以通明藉之以出入氣意者五藏之使候也意氣為使則五藏可候也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應之有司血氣滔蕩而不休即精神馳騁而不守神以形累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靜則鑒微亂則迷著也故聖人愛而弗越愛守於形神

不越於聲色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所謂物誘於前心慕於後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門何足見也誠能備前之德則玄鑒無涯而况禍福已形無不見也夫辯類以相明生者事可觀矣繕性以符本極神以冥遠則往也可原矣外者迹之前也內者兆之間也往者有迹過迹以至外來者未形當兆以稱內蓋明機迭之表可得而知禍福之門何足備者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外淫則推蕩在佗不能鑒之自我

也故五色亂目使不明色視乃眩五音入耳使不聰聽雜乃惑五味亂口使口厲爽遂失正味趨舍滑心使行飛揚中有所亂自無恒業故嗜欲使人之氣淫好憎使人之精勞弗疾去之者即志氣日耗以是而往其能久乎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也皆隨其所嗜好厚養以傷生也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也忘歡故樂足遺生故身存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二氣交運所以相通萬物大生其原一也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知其一原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

之能知也不由道本觸類皆昧吾處天下亦為一物而物亦物也同生天地之間則吾身當萬物之一數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唯其同者不至相與彼此欲生不可事也時之自生不能使生憎死不可辭也時之將死不能惡死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非悅貴而得貴惡賤而去賤直自然耳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任物我之自安乃極其分制而極之固非極也夫放任所極非樂極而何也守虛以不惑其累為虛也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

因所遇之時安所處之位遭世治亂而不患其隱見斯可謂樂天之業也夫哀樂者德之衰也不得道之正用好憎者心之累也中之不虛忘而所係為累喜怒者道之過也過越中和之道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天道常生處無為者時然則然靜則與陰合德動則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妙用之神聖人所貴形勞而不休即廢精用而不已即竭是故聖人遵之弗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心之無私乃能窮彼所有之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唯其虛也能盡於彼所來之限也怡愉虛靜以終其

命任此四德而乘化以終也無所疏無所親遇之一也抱德煬和以順於天抱安靜之德煬和生之氣以順乎自然與道為際與德為鄰涉虛以應者際極皆道也御有以順者左右皆德也不為福始不為禍先夫福非福也而安以為福禍非禍也而躁以為禍能安於禍則寧異其福不安所福則福在於禍禍福之體不在窮達而宗於躁靜者也且先始之義主於動作吉凶生乎妄動倚伏在於動時是以聖人無為作無禍無福脩然而往脩然而來禍福之迹外彰而屯泰之情不入也死生無變於己冥順變化者無時而

不恒此已之未嘗生死也故曰至神神即以求無不得也以為無不成也用之無方

守無游萬物而不物則無我無物矣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夫曠然神平無累於靈府以輕脫世榮故細萬物即心不惑心存物則以太山如秋毫安小大之域遺巨細於彼夫何惑哉齊死生即意不懾夫覺以夢盡夢以覺知死生動息各在其分齊於是道何所懼焉也同變化即明不眩我亦物也同乎變化能知此者不眩天理之明夫至人以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德主而不替道行而常通稟不

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用備天下未嘗勞神宗極道原
未嘗喪體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俛仰抱命
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之委抱天命宛轉
隨時遭乎禍福不足以爲內患也夫爲義者可迫以
仁而不可劫以兵也受命之臣心感之士雖蹈白刃
守節不移唯示之以仁不可迫其行也可正以義而
不可縣以利也可以義正之而不可以利誘之義在
素利也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伯夷叔齊之類
是也爲義不可以死亡恐也齊大夫陳不占之類是
也又況於無爲者乎能守一義猶至亡身浩然無爲

寧以形累無爲者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影柱影
柱者立之而不礙也至人不窒於天下則萬物居然
自立矣無累於適則天下洞然皆通耳上觀至人之
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著也因可明
之夫無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也凡學者本欲復其
性耳能無以天下爲者常學所未及也若建鼓求子
足明子已先往求之不及也

守平去其所爲道自夷矣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比之身即賤夫身也
者以清暢保安爲貴耳衆人徒知勢以舉身利以資

我而莫知居此者不全安暢之分是以賤彼所奉而固其本也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果腹則安周身則足自此之餘為性命患故聖人外之也不貪得不多積理然自得非貪所得物勢自積非多所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不主聲色自然清淨閉口不言委心不慮不妄騰口迫而後應不先企慮應而後定棄聰明反太素不由耳目之前而歸形質之始休精神去知故故事也休謂外而不馳去謂中而不惑也無好無憎是謂大通平施於物故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為而不成若

存乎此得道之宗即心穢其除心累斯去而平和耳故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縣以利利在於和善養者知之也縣依則徃喪生者之利也通外內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符合也且我有理然之道以徇彼則彼有物然之理固在我而以合之何外勢以能誘耳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夫出入無間玄同物我是無外之大無內之貴也貴且大不可徧由而已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守易得自任之理則易也

老子曰古之為道者理情性治心術夫欲不過節則

能盡情性之生理不妄喜怒則能正心術之雜亂也
養以和持以適和以養生適以任情樂道而忘賤安
德而忘貧道以勝故自貴德以充故自富性有弗欲
無欲而弗得自足者常得也心有弗樂無樂而弗為
不樂一境故能為天下之樂也無益於性者不以累
德欲非性益德以靜成耳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靜
則便生和因欲亂縱身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
夫德之大者舉措不踰閑也則縱身肆意皆可以為
表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斯聖
人之守簡易也餘天下而弗有委萬物而弗利豈為

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物之自有未知自全若然者
可謂能體道矣

守清清而不撓可鑒嗜欲之妄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
香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性一也或以死或以生
或為君子或為小人其所以為制者異也夫生之情
也六事同適耳若外不過當內不犯和則畢命自天
全行歸物若聲色以蕩志水炭以加身自然與死為
徒與妄為迹豈非天受人喪所制異宜者哉神者智
之淵也以萬神深靜所以智用無竭也神清即智明

但不為物濁則舉事明審智者心之符也心有所至
智則舍而辯之智公即心平心能使智能謀虛應當
則可見心之正矣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
其清且靜也不外受故清不中撓故靜鑒照之者自
然而明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形其情者唯心
之靜也且好為則有遺勞擾則無鑒清平如水即物
至自形矣故用者必假之於弗用也役之以至勞用
之無用也澄之以成鑒不用之用也夫鑑明者塵垢
弗污也鑑鏡神清者嗜欲弗誤也神清則智明智明
則不失常性故無累耳故心有所至神即灑然在之

心者直至神者妙用夫意行則神往意止則神住可
不澄定乎反之於虛即消燥滅息矣虛者神之宅也
反則剗心而任神志欲而能鑒矣是以陰陽水火不
復牽變於已也此聖人之游也神與化游故治天下
者必達於性命之情而後可也夫有生之域唯性與
命情所洞保類所異者非神而不可達非大順而不
可治也
守真適形而安則安而無佗適性而往則所至非妄
然大名大飾亦自此而生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

衣節乎已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生之不得已者衣食也周身量腹餘爲他物矣但內外無汙謂之聖人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聖人不以天下奉已之嗜欲而忘天下者也故有能治之名寄於天下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者也夫名譽所求不飾於妄而區區之行皆妄誠達乎性命之情仁義乃因附也通性命者舉措自成仁義之行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同條達澹然無事內無累爲虛通勢利不能誘也無貪聲色不能淫也無染辨者不能說也無惑智者不能動也無易勇者不能恐也無

懼此真人之道也淳粹之至夫生生者不死化化者不化夫道常存能化於物故順天不可見同道不可窮也不達此道者雖智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莊子云惠施之辯連環可解也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夫冥順於天玄同於物則變化之機可驗性命之理可通然後在家在邦未嘗不達若以智謀明察辯說德澤蓋一曲之功非全治之道也故聖人不失所守謂守生化之原不用明察爲治故天下咸若百姓謂我自然也

守靜聖人安此以爲生根德本也

老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盡其生分始可爲養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受物以虛接事以和德居此而爲成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聲色俱爲棄物性乃全也內不動和即德安其位不以愛累虧接物之和故德有所寧於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夫性之未全爲欲所牽也不可經綸世也德之將敗爲物所累者不可終天年也而外有物傷中唯性變雖欲勿困其可得哉故靜漠保生乃堪涉動和愉然後保終體道之人此之謂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積氣形和性靜此患何施夫血脉鬱滯

在乎厚養五藏積氣由之喜怒也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埃撓性亂和沽名求福者傷生之士也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此聖人與道之辭也夫靜聖之道與治相符與亂相反故無明王則自全之道未之能保矣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况無道乎此聖人勸道之辭也且有堪任之才未適權變之用則多事之世未能脫離况非守靜而踐危機哉夫目察秋豪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者大有所忘一淫聲色失性之遠今萬物之來擢技吾生攫取吾精若泉原

也聲色之類左右不可盡故至大生竭精也雖欲勿
稟其可得乎以在耳目之前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
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澄心之鑒
唯有靜者能之故一至嗜欲雖禍如丘山亦未之見
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守法法之上者在乎法天法天之法未有無所法而
同乎大順者也

老子曰上聖法天上古聖君法象天道不教而自化
棄智而成功盛德日新故無得而稱玄功莫朕是以
不知帝力也其次上賢以賢德之道為上也其下任

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謂獨任致危也上賢者癡惑
之原也上賢則爭爭為亂本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
法自然之道則二儀通治虛靜為主天之體也虛無
不受靜無不持持猶制萬物之紛撓知虛靜之道乃
能終始未嘗抑物付之自極如四時相謝無盡也故
聖人以靜為治以動為亂靜則各正性命故曰勿撓
勿纓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天道然也
纓謂多方駭謂設苛政也

守弱居衆所不敵之地故成其大勝之道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

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逸而志驕所謂貴不與
驕期而驕自至大者用兵侵小晉滅虞楚伐隋之類
小者倨傲陵下曹共公衛獻公之類用心奢廣譬猶
飄風暴雨不可長久夫強盛之氣天地尚不能久而
况奢僭之君是以聖人以道鎮之非虛柔之道孰能
安執一無為以損沖氣沖中見小守柔退而勿有見
小自成其大守柔能制其剛法於江海江海不為故
功名自化夫處下衆歸體謙物與故不求而名遂不
爭而功成弗強故能成其王德歸者寧力制者叛為
天下牝故能神不死牝者柔之謂也聖人法之以存

神自愛故能成其貴將欲貴位在乎愛身故以道自
勝則身可長保身存者貴其亡乎萬乘之勢以萬物
為功名功名小大隨位而立權任至重不可以自輕
莊子曰輕用吾身而亡吾國也自輕則功名不成未
有身不治而國治者也夫道大以小成多以少生大
之資者一豪耳多之要者一筭耳故聖人以道涖天
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
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道以微妙為大德以損
缺為美天之道抑高舉下損有餘奉不足其猶張弓
乎勢之均也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故

聖人卑謙守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法江海之故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致其賢心之常下德之彌高身之常退行之彌進也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飄風驟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小谷褊狹若注之須臾則至乎盈溢飄風驟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奪其歸奉之德是以聖人執雌牝去驕奢不敢行強梁之氣遵天地之戒也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泰故能長久唯能雌者故能有立健之德也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故聖人日損而冲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日進以牝者推柔以御物也天道虧盈益謙聖人能法故盛德日新而無所替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為之故弗能成執之故弗能得夫物宜更變理勢大均果耳而有成果且而無得設使居其位者亦素定分豈好惡偏執而能得之者哉是以聖人法天弗為而成弗執而得乘彼自然則與時而成與物而得也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同所適之情

異所從之道反其愛惡之私乃成長久之德故三皇
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冲則正其盈則覆事具
周典夫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極而悲是
故聰明廣智守以愚至察無徒匿耀守衆多聞博辯
守以儉矜能有辱持後無失武力勇毅守以畏輕敵
多敗虞慎保勝富貴廣大守以狹驕盈日危謙損日
福也德施天下守以讓自伐乃喪推物乃全此五者
先王所以守天下也夫有天下者位之極也若以極
欲而持極位則傾覆矣非此五德何以守之也服此
道者不欲盈蓋順中爲常如彼戒器者夫唯不盈是

以能弊不新成以謙虛之故弊資道德之新成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所謂大順能至於
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可無不可則常可矣無樂則
常樂矣無樂即至樂極矣言樂之所存哀之所順唯
忘所樂者何待而不極焉是以內樂外不以外樂內
也內樂外者我暢於物外樂內者物變於我故同於
失者失亦得之矣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下
冥然萬物之上真自貴耳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爲天
下之要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
身得則萬物備矣自得者天地萬物莫不得故達於

心術之倫者即嗜欲好憎外矣盡為棄物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是非之倫生於愛惡心既無矣物自玄同故不知所以遺而是非都盡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雖未忘所存已得自安之道也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貨財不貪勢名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苟定其分何所假待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四者同在一安之道遂不至相反也且士女節操尚能如是而況聖人全德者乎夫形者生之舍也居舍在形氣者生之元也元本在氣神者生之制也由制

在神一失其位則三者傷矣一失所養之位則並傷之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制之使不犯故利也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恣輕煥充口腹則害貪叨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智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即無由入矣形以剛強為閉中無和氣為距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外誘中募久乃顛冥往而不知歸資盲忘之患也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神全則兼物由其靜也形困則支策在其動也豈可失盛衰之節哉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

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雖物之往來莫不順道也如此即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與所化而合與所變而通

也守樸不加欲於性命之分而渾乎變化之根謂之樸也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不自動用與造化者為人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雖事物皆實而真性不知所存也治其內不治其外未有內治而外欲者明白太素無為而復樸夫無為之為亦樸矣則體真之士靜動亦出乎虛白之域體本抱神以游天地之

根體元氣之本抱變化之神居物象之先也茫然仿

佯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性離所污直以無事

為常機械智巧弗載於心審於無瑕不與物遷審猶

委也不載於心復何瑕哉則物之自遷奚與同往耳

嘗試論之曰且夫物也者一時之所也向非今也理

不至遷矣而評世之士定論之人尚正彼形不復隨

妄况乎性與道合牽之遂流者哉見事之化而守其

宗不與物遷之謂心意專於內通達偶於一專氣無

雜通而不異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無為無故弗

學而知弗視而見與物同和與物自見弗為而成弗

治而辨順天下而自成隨品類而自辨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未嘗先始如光之耀如影之效純粹之體清而能照虛而能應也以道為循有待而然循之則如待也此寄言耳廓然而虛清靜而無是其真體以千生為一化以萬異為一宗居原者同之也有精而弗使有神而弗用不使而同可謂至精不行而通可謂至神也守大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寤無所想象其智不萌不先其物其動無形玄應之迹不可見也其靜無體非有依而立靜存而若亡生而若死不自存生非無神妙之用出入無間不礙金石

役使鬼神無心合虛故耳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者也有上之德乃能登至道乎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謂得所受之本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和氣接物而無間息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心不自生合時而生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形同於物故化神同於道故存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夫水火之功不能自制其類故化者不能化物不化者方能化耳以不化之體化無窮之物故不可極也化者復歸於無形也物之生也各歸其根不者與天地俱生也道在象先故嘗死其所生者即死化

物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義已見上此真人之游也純粹之道也

通玄真經卷之三

通玄真經卷之四

寶四

宋宣義即試大理寺主簿蕪柘州縉雲縣令朱并正儀注

符言篇之微悟道忘言之妙可謂真矣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上乎無上下乎無下
故能高能深能上能下也平乎準直乎繩非衡能平
無處不爽非繩能直無處不正圓乎規方乎矩非圓
能圓而無圓非方能方而無方包裹天地而無表裏
其大無外其細無內洞同覆蓋而無所礙大圓無涯
大通無滯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生無慮寢而不
寐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前已解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尸主
求名者必有事事事生即不和故令去名而就公倍道
而任已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倍背也背道祈譽
非善之善趨倍求名非賢之賢也即治不順理而事
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即無功順理則
用心寡而成事大逆時則用力多而見功鮮妄為要
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要譽立效求合
時君者功未濟物敗以及身也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
於無形行於無忌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動不為主則

無形無形故無將迎之福唱而方應則無忌無忌故
無未來之禍也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
欲利先遠害治未兆之事則為福絕非常之利則無
害也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
其所治則亂失所寧者謂捨內寧而外求寧則困矣
失所治者謂遺身而求治人則惑矣故不欲碌碌如
玉落落如石謂玉石分而爭奪生其文好者皮必剝
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物有美而見
害人晞名而石禍華榮之言後為愆先騁華詞後招
身禍石有玉傷其山山不藏寶必見鑿人不慎言必

招禍黔首之患因在言前黎民所以蒙禍其妄議國
家典法之言故也且君子改戒尚亦三緘小人騰口
得不招禍也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為禍時之從動
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夫聖人治道先知存亡縣料
得失故舒卷靡定寵辱不驚方獲終吉以保其身至
於昧者多承福而作威故福極而禍生非禍福相傾
乃動用之乖分耳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蓋
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以天為蓋覆無涯
而皆善以地為軫運無窮而莫害陳彼五行必有勝

金火相攻衰王逸作天之所覆無不稱天道包弘各
稱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知無知者善不知強知
者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互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
事還賊名顯道喪起害生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
者未嘗不窮未有涉水不濡其足蒙塵不垢其身善
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矜其能喪厥
功騁其伎喪厥身也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
時會自得不假力爭道在自尊何煩矜聖士處下不
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道之

所貴德之所尚不爭而高不疾而速是以聖人無執
故無失無為故無敗道無形狀不可把握故執之則
失又非形體難以雕刻故為之則敗也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
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
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兼得四句者上為皇
為帝偏得一言則下為霸為佐也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言非命人自取之也飲
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救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
共救之以寡犯衆以弱凌強兵共救之故死生在我

禍福無門匪降自天職競由人也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
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
其所以來矣功高則報厚怨深則患大隨其輕重遺
之恩怨也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遠性情即治道通矣
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
不貪無用遠性情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
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
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

人反己而得也矣明此四者可謂大通不因於人者
己而已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無譎詐之行
人何非我懷仁恕之情我無尤人也修其譽之德不
求人之譽己自修己德不求人譽不能使禍無至信
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不能防
不測之禍信命不遺不能要必至之福來者當受也
禍之至非己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所
成故通而不矜禍生非己雖禍而何憂福至非我雖
福而何恃也是故閑居而心樂無為而治恬泊優游

而已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己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
得即所有者止循其所所有即所欲者至己有者一身
之精神未有者多方之伎術今廢己有之精神新未
得之方術未得者夫至所得者已忘不保得由之難
追兩失之悔故至人守其本不尋其未貴得於內不
制於外也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免
於無非而急於名者必挫本固邦寧周行不辱故福
莫大於無福利莫大於不喪無禍之福福之身矣無
喪之利利之大矣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唯無

禍福則無損益夫道不可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
害道者不可誘以利無利則無害故神自安道自來
也故嘗無禍不嘗有福嘗無罪不嘗有功無禍無福
無罪無功是謂大通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
同氣無思慮也無故儲也道曰道君也芒昧謂道窈
冥不可得見今但法天以虛為身以無為心不慮而
成不勞而物積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任其自得人
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身應物而無窮道居中而獨
運故處衆枉不失其直曲全故大與天下並流不離
其域至氣流轉真精常存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

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
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天無心不言而萬物生人
無為不謀而百事遂內無竒福外無竒禍故禍福不
生焉有人賊凡有福即有禍今禍福已冥孰為人賊
害故至德言同路事同福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
進退之於衰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偏見不足以
化浴正道而可以誘民

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觀勸即生責觀即生患
勸勉也觀察也夫人為善當日自勉之有不善者察
見已過則向方矣是不勉其為善矣若以已為善察

求人之不善而責之者則有患矣故勸為善而不善
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人不
以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已無所與進不
歸智以求名退而修身以自治推之自然豈時人譽
也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人有
求而不得道無為而自周有智而無為與無智同功
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
道理達而人才滅矣夫志德內充人才外滅者故有
若無實若虛也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
勝人則名息道道息人名章即危亡道須一致事不

兩全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
之於乎不如無心者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
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探籌絕疑於無
心廉士見猜於有欲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即自
喜賢者舉過而思改愚者自媒而為善人能接物而
不與已即免於累矣先人後己終身無咎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幣單而欲不
厭君子不重寶幣服以謙敬人能行之久而無厭也
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

君子之交不假結約一言而定約終身不易小人之
交要以誓盟未盈旬時以違舊要也是以君子不外
飾仁義而內修道術內秉真淳外無虛飾修其境內
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厲其民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
與之守社稷即為名者不伐無罪為利者不攻難得
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與民同利民樂死之與民同
心民共守之求名者不貪濫為利者不乖分此必全
之道即社稷共守郊境同固也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心勝則道全
欲勝則身危君子行正氣小人行衰氣內便於性外

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
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衰氣也衰與正相傷
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
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
害嗜欲也耳目口鼻不知所欲皆心為之制各得其
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六情所欲一心為制氣
正於中則欲不害性心衰於外則偽已惑真故知衰
正在我與奪因心且一心自正群物何累也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
內自己者得言不外求而衰氣無由入飾其外傷其

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天須臾忘為
賢者必困其性言人賢不可暫忘若須臾離之必受
困辱百步之中忘其為容者必累其形夫輔身御性
必宜節欲全和使心氣內平而神明可保君子慎微
不在於遠雖十步之內必慮朽株之患須臾之間卒
遇非意之事安可怠哉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
茂者害其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翡翠以文彩見
害春華以芳菲見折物有雙美事能兼濟未之有也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
也天之道明照天閔至幽能察地之利有於萬物廣

濟無邊也至德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行者以為期
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
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至人
者勢名不能動歎害不能傾塊然獨處歸然山峙以
其常足不受賜與脫其所取輒亦無讓故與之不得
奪之無怨故能長久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
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起喜怒之域忘與奪
之情任之自得以全天理也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
即惡從之利為害始福為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
福即無禍身以全為常富貴其寄也譽者人之所美

善者人之所慕但不欲顯顯則有數有怨非待絕善
譽將無怨若不矜不伐自然無禍無福道德自全全
身為常富貴若寄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
服不驚衆行不異人通而不卑窮而不懼榮而不顯
隱而不窮異而不乖窮通命也故不卑不懼榮隱時
也故不顯不辱雖異於人何足怪也同用無以名之
是謂大通用無則無滯是為大通也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逆也時
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進而讓正

身俟命直道從時不將不迎也隨時三年時去我走
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此言先之
大過後之不及唯迎之無前隨之無後獨立其中而
安其所也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
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前已
釋也中心其恬不累其德非譽不能垢寵辱不能驚
矜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自明無非故不驚懼
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知道知命何憂何懼帝
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
言古帝王歸骸於野不封不樹示民有終祀神明堂

不詭不濫示民知嚴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
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依神形全縱欲神逝
自非明達莫能保之

老子曰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
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道德
備身貧賤無耻心志不虧名利不惑故能謙之樂矣
靜而澹然也以數集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
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
與言道矣諭人不憂壽之將盡而憂天下之不治是
猶泣數滴之淚欲增洪河之流無益之謂也唯忘治

人而治其身可以與言乎道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
厚者人怨之高而能卑厚而能散自保无吉也夫爵
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
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二者
不修殃及已身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
也言已情以達人情得人意以通已意既聞且聾人
道不通故有聞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聞
聾哉心亦有之塞也目不覩太山耳不聞雷霆此形

骸之闇聾有鑿疑鹿馬智昏菽麥此人之闇聾也即
事不辯况大道哉莫知所通此闇聾之類也夫道之
為宗也有形者皆生為其為親也亦戚矣饗教食氣
者皆壽為其為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為其為師也
亦明矣生以道為親無形而形為其為親也大矣教
與氣為君非壽而壽為其為惠也厚矣智以學為師
而師為其明至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勤無用之事
傷有涯之情故知不博而日不足君子常以所知未
盡渴日不足以自勉勵也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
矣移博奕之功而專道德可致深妙矣問與不問猶

闇聾之比於人也不問不問是謂闇聾之人也
老子曰人之情必服於德不服於力可以德制不
可以力爭也德在與不在未德施於人不望未報
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人欲尊於人者先
尊人欲勝人者先自勝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
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
於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
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於道矣
尊人者非尊其人而取先尊人者非先其人而取
先是氣順於道德歸諸己故推而不厭戴而不重

也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才藏不稱譏危必至損益相隨禍福斯驗者也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為利利之為病衆人知利為利不知以利為病聖人知利是病以不病為利也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後家必有殃夫大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木之再成者必傷其根家藏寶貨者必殃其身謂非意而得者先利後害天之道也

老子曰小人從事日苟得君子日苟義為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小人從事以苟得為利利從而害之君子直道不以利為期而名歸之故受利同而遇害異也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得無常宜者小人也小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察於一事通於一能中人也所見不周拘於一域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黜姦去衆任賢使能此聖人也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

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世治即以義保
身世亂即以身死義故君子有益於人雖殺身不恨
故視死若歸猶生之年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
依道而行動不乖正故生受於天也命遭於時也有
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遇時也不
遇天也得之不喜失之不怨也君子能為善不必得
其福不怨而為非未必免於禍君子為善未必要福
去非未必遠禍終不捨義以求福易行而脫禍何則
如是性不可革心苟無二故也故君子逢時即進得
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

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君子進不以
為幸義得之也不遇不以為恥悔何有焉所存道義
豈若貧賤哉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
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
治失道即心亂心治即交讓心亂即交爭讓即有
德爭即生賊有德即氣順賊生即氣逆一其心則
順而正二其氣即逆而衰正則道陰邪則害生道
存則神清清則和治賊生則氣濁濁則爭亂既濁
且亂亡無日矣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

以自奉二氣者可以道制而也難以事消可以道制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至禍積則怨至人能行之天能鑒之善惡必臻有如響應官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瘡故慎終始如即無敗事也官敗失於正法孝衰匿於私房憂雖暫解猶慮患生病雖且瘡仍宜節欲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污而異泥者知人不易舉人必明今舉枉為直以愚為賢豈有同污而異泥也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聖人一死生不利彼此故無死生愚人異死生利在得失故論死生道縣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道係於天物產於地中和在人人者天之精也之靈故為人之主必和洽其氣安撫萬物則風雨不愆災害不作也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階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知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一

言有益萬兵非貴一事可尊和璧非寶天下雖大好
用兵者亡國雖安忘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
之器而勿用大國莫若修德小國莫若事人則征伐
不與上下安泰也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非道不御能勝敵者
必德者也非德不勝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用
賢者之力得衆人之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
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
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唯保謙柔衆不能勝故能成其

勝也

通玄真經卷之四

通玄真經卷之五

寶五

宋宣義即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道德篇

夫道也者通自分之常理也德也者備所得之總名也且文子總有一十

二篇之自各異唯道也再舉者何也夫道亦可各物之道也

可據之德也但非至道也與玄德爾所以首篇

道原後篇上德原稱道本上乃德極唯原上

之用茲一篇唯道德之體各歸本自然人間

之世行道立德修身揚名生且有倫死而不

此者莫若

文子問道夫道絕學至理無問斯問者蓋觸類之道也老子曰學問不精即聽道不深人之學者欲復其性也因好問而成待問假修學以至無學若不精於

此何窮深旨矣凡聽者將以達智達聖哲之智將以
成行也成仁義之行將以致功名也致巨佐之功不
精不明不深不達精則明深則達故上學以神聽中
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上學體道以達智中學好道
以成行下學游道以至名也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
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淺深比也故
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
能盡其精即行之不誠聽彼不深則無全知之明斯
未造其極者也夫未明於中行誠於外者未之間也
凡聽之理虚心清靜損氣無盛謂損其氣以處道無
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內外各息所能事奉彼
之旨也專精積蓄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
長久之專一所得意無分想則明納理本盡其精妙
自然物不能遷與時俱精矣夫道者原產有始肇生
有形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夫道毋氣皆柔弱成乎
形質性乃剛強始於寡短成於衆長生生故不寡是
以衆也資生故不短是以長也十圍之木始於把百
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夫道以包小
爲大天以配下爲高察始察成可尚微本故聖人法
之也卑者所以自下也禮下之卑退者所以自後也

持後之退儉者所以自小也小足之儉損者所以自
少也少欲之損卑即尊親下故尊退即先不犯故先
儉即廣足用故廣損即大成德故大此天道所成也
天道虧盈益謙聖人則之自然成其衆利夫道者德
之先因乎道體方成德用大之根兩儀宗本福之門
安靜之由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皆假
無以爲耳夫道無爲無形不爲事先不爲物迹內以
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爲鄰夫用道者內可
以修身外可以治人而所濟無迹皆若自然則與天
之功未始相遠也無爲而無不爲此義已見道原篇

莫知其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隨感而至得非信乎
天子有道即天下服長有社稷道也者隨位分而各
通也故堯舜有之則至德可侔湯武有之則神功不
朽可道之道斯非謂歟諸侯有道即人民和睦不失
其國古者諸侯有國士庶有道即全其身保其親強
大有道不戰而尅夫晉楚之類有道者霸非在料敵
而尅小弱有道不爭而得曹衛之類有道者附亦非
率先而得也舉事有道功成得福順於時者功必見
修於正者福必應君臣有道即忠惠君惠臣忠父子
有道即慈孝父慈子孝士庶有道即相愛無相奪倫

理自容愛故有道即和無道即苛夫各正性命則異俗可和苟踰位分則骨肉自虐而有家有國不本道者不其殆哉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小大之用皆可夫道者小行之小德福大行之大德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即懷之隨器而受酌焉不竭夫能盡是道者天下孰不歸之也故帝者天下適之也王者天下往之也適往一也皆歸德之辭然適者通謂性命之所安往者不得已就耳取其會理優劣乃殊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有位而無德非此宜也故帝王者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既因兆

人以成其位則獨任於己其可守乎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為兵主為辭首此舉失道之狀小人行之身受大殃以至於刑戮耳大人行之家國滅亡侯伯失國卿大夫即亡家也淺及其身深及子孫故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無道者逆于天無德者暴於物理為罪怨之首耳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能制彼氣敵善應機端道者之中蓋有此小術之用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雖不我傷而

攻辱亦皆已顯矣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謙柔自守則勇所未陵出處無機則巧者不及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能使彼之無意未若使人本無其意將無屈竒之服詭異之行浩然無得與彼同波則天下之人何意加此也夫無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未能使彼之心而反愛利於我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夫道者之功極則天下攸歸物得而利故雖縣解外患亦未足稱為以反同衆流游雜庶類以我為利愛之主待我於性命之場我無所存將自化妙可言其至矣若然者無地

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自昆蟲已上莫非願就利者故不待位地而可君長天下故勇於敢即殺勇於不敢即活也勇於擊刺者心殺於彼勇於柔弱者道活於物矣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此謂之德夫人之生也形與物接心與事交固不可暫無損益於外矣唯內忘愛惡迹絕利害則能御羣物而不抑涉萬方而成化苟非此道利不兼焉能使乎物得以宜夫加暴則各失全性之惠豈合德於一儀也何謂仁曰為上不矜其功為下不羞其

病未能退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
此之謂仁非夫至性安可久而不衰故賢聖難之以
稱五教之首也何謂義曰為上即輔弱為下即守節
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
理正也一常也順正以為常度不容私撓乃可存終
矣何謂禮曰為上即恭嚴為下即卑敬退讓守柔為
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為禮所謂內和外
飾非止揖讓登降也故修其德即下從令修其仁即
下不爭修其義即下平正修其禮即下尊敬四者即
修國家安定故物生者道也長德者愛者仁也正者義

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
遂不正不臣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
民之所貴也德能安之天下莫不貴其安全者也仁
者民之所懷也物情莫不歸其惠愛耳義者民之所
畏也方割無私莫不畏正禮者民之所敬也威儀叙
列莫不敬奉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
也若非正順於人文則萬情多端不可驅御矣君子
無德即下怨以抑其性故怨無仁即下爭以無所惠
故爭無義即下暴以踰我分故暴無禮即下亂以失
常叙故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
處士修其道民人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
夭死德被於物故陰陽和合動植各遂其生河出圖
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
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野無百蔬毒流蒸人
下結煩怨之氣氣能逆天戾常故生災饉之變故世治
即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即賢者不能獨治賢愚之功
未能加於時也故聖人和愉寧靜生也未嘗憂躁以
虧性分志得道行命也以能知命故窮達皆安故生
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命遇則道行時宜

則功著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時無明王則聖賢無
措其手足故九守篇曰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文子問
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心見者
聖目見者智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擇平
靜之道而守之則無因以為朕兆智者常見禍福成
形而擇其行擇正慎之行而修之則能預杜萌漸聖
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聖人知不足者吉有
餘者凶皆禍福之所由矣故平靜以守之不為先始
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智者不惑於萌盛
故免乎奄忽而至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

見者愚也

老子曰君好知即信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思謂信所
遇之時因以為已知棄必然之數而用思所及者也
物博智淺以淺贍博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
物且多端智有涯極故不能贍以至多失好知窮術
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必窮之術必亡之道好與即無
定分以其好故不定上之分不定即下之望無止君
上錫賚無度臣下希冀無已若多斂即與民為讎重
賦斂則反樂推之道故怨之始讎少取而多與其數
無有十一而稅則不給無恒之用故好與來怨之道

也不均於土則庶官怨重賦於民則卒士怨由是觀
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治天下為之奈何老子曰
執一無為因天地與之變化執一者謂無所執也無
為者言不敢為也夫如是則循彼性而治之得非因
天地之所宜而與萬物同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
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能為一事必敗於萬物之事
能執一性必失於萬類之性也執一者見小也不載
纖芥之能豈非謙小見小故能成其大且無所載因
彼而成則無之不通反成大治無為者守靜也不先

動之謂也守靜故能為天下正夫好動者傷物性也故大順天下與化推移則物有宜各性而自正矣處大滿而無溢居高貴而無驕見小守靜故無驕溢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夫道然也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期於此矣唯上此道可立天下也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皆慕義道而懼典法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民不能永固所義專必所畏故立君以齊一之也君執一

即治無常即亂亂生於無恒之政也君道者非所以有為也所以無為也治道貴靜豈先物為因民為而化之亦非以為也智者不以德為事以政治之德為己之能事者非君上之智也勇者不以力為暴以威勢之力而為暴電者非人君之勇也仁者不以位為惠以露天日之位而為己惠者非王者之仁也可謂一矣備此三者乃謂執一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清靜守一動而不知萬物宗本不出於是君數易法國數易君數易法度民不堪命國之無本君能久乎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天

子恃尊以位不約所欲任達好憎之性因成取舍之私法令滋彰下多歧路不可勝理也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夫無君之時義以相扶咸以相服以其不能固乃立主之今君反爲亂階則不如無君矣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得一而已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上以道得下以義得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拯弱謂之義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

故故事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合天下心故王應兵勝以其後動故勝忿兵敗小不勝忍故敗貪兵死不能自守故死驕兵滅盈反天道故滅此天道然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釋捨也數天之常數也凡捨道任智則靡曰可安棄數用才則劣而莫濟矣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夫守自道之分循必然之理者適委天命靜安所遇雖成之與得付在偶然

故無憂喜關其內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懷道以容萬類則雖有受非貪取也抱德以施羣品則雖有授非私與也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得所殺不怨即幾於道矣忘情於中順時行令豈容德怨於中間哉文子問曰王天下得其歡心爲之柰何老子曰若江海是已謙而不溢容而不擇可謂歸萬物之道盡羣下之心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既虛靜淡泊而應之無盡也先小而後大先以善下之小後成深廣之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凡由下致上持

後取先蓋順天而成物之所與則歡愛之道自得彼之誠也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蚑飛蠕動莫不親愛夫理順於正物就其愛然以仁愛義正則殊俗異類知有所親欣戴樂推而無馱也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爲天下貴執此道者有前無括旁通皆可得非天下之貴乎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而調瑟也五音合變以成文百代合宜而制法調之在變不可膠柱治之在宜不可執法聖人者應時偶變

見形施宜斯不膠執之謂世異即事變時移即俗易
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北度情偽風俗不一帝王
質文世有損益立事與時非聖者孰能盡哉上古之
王法度不同非故相反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
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也
已成之法如已祭天祝地一時之用奚可格哉唯因
化推移以為法者不可不法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
所以作法不可原也法施於外則可觀觀權在於內
不可原究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法度
之言則可傳聽而立意之由固難顯著矣三皇五帝
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遺位而忘懷一遇而
大順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道法誠明故可通鑒
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往復皆道道友已也動靜
在化化治於人也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未俗清
變不復清明之道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
以為治矣嚮使玄古聖君處於今世猶施古法固不
能治也且夫執古御今不合時變以今學古不得清
明蓋取隨時以為光大者矣

文子問為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以道御之
民得所適以德養之民知所歸也無示以賢無加以

力國君尚賢則爭名於朝加以威力則結怨於一損而執一消損賢力秉執道德矣無處可利無見可欲處可利者必遺博愛之義見可欲者必亂恒政之心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劓方不因割廉不因削皆使自全其性無矜無伐無矜能無伐功御之以道即民附親附養之以德即民服懷服無示以賢即民足各足無加以力即民撲莫知所怨民自全矣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者不敢也君儉用則天下無不足矣君不敢則萬物全自然矣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得親下之道聚而能和全給養之資

歸之以利夫儉足則無欲是能全德不敢自安則無怨故可自安也不下即離散不養即背叛示以賢即民爭加以力即民怨離散即國勢衰民背叛即上無威民爭即輕為非下怨其上即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君能成修衆德絕此四患雖曰德政之道斯亦近於淳古之風也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納下言從諫如流奉上言其出如綸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也立教由君是以常用諫而必納所貴知權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言信者終而有微期當

者反而必合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
貴之父攘子證之直躬期女溺身之存信若此高行
誰當見哀矣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
表聖人因事之且用為表式動在利物寧係滯於一
時祝即名君溺即粹祖卒反父勢使然也粹提髮也
夫以君父之尊處祝溺之際不名其君則非敬不粹
其父則非孝勢在反常以濟其可矣夫權者聖人所
獨見機權至微凡情莫及夫先迤而後合者謂之權
先合而後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嘗
試論之曰體夫權者庭乎機變之兩間慮變之前動

機之後變在於事機在於心唯權可以內發於機外
制其變反經合義而扶正教之功後順先違乃盡曲
成之道君有體理動有損益使民謂之自然而不知
其所以然是以易讚重巽詩美棠華非夫聖智孰能
獨見且機事不密與身為害權事不中以善為醜可
不慎哉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也上世之
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
以然所謂墜祖宗之功德而盡一世無禍敗者以其
前代有此之類故不得不發斯問以政後代疑道之

君矣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
活有薄厚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言雖有
沒世無禍敗者但命數之厚耳然其亡國破家莫不
因無道而失者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有家
國者誠慎若此故曰予臨北人若朽索之御六馬也
縱欲怠情其亡無時直不可保存耳使桀紂修道行
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夏殷之末非獨桀紂之
無道也然其或沒世而無敗當時以致滅誠有薄厚
之異同為覆亡之資向使二主依道據德則成湯周
武何因建其功業矣蓋為失道喪德而有幸免者未

有君道立德而延禍敗者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
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道
德之養敬愛之美乃由此立夫聾蟲雖愚不害其所
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天
下聾愚豈非蠢動之類尚能避害向利以從自宜則
百姓之情斷可知矣誠能道化德被感彼親愛之心
禍災之端無由生也夫無道而無禍敗者仁未絕義
未滅也以其未絕相愛之仁未滅相扶之義雖危而
未覆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已輕其上矣諸侯輕
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凡恭順之至直在乎中感

者也仁絕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攻強者陵弱大者
侵小民人以攻擊為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
期無禍也夫無道則據德失德則依仁仁絕則義扶
義滅而亡國其所由來者漸通為禍敗之資故當其
無道失德之時則有輕上違命之弊乘彼絕仁滅義
之後則有亡國辱身之憂但身有命分之薄厚國有
危覆之運數厚者居危以終世薄者當覆以陷時將
立本以觀之莫不由失道之故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則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必多
端態以承其事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以其失多
故寡得以其犯多故少勝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
猶揚火而欲使無焚也夫無事止事事則止矣以事
止事事止復生矣止彼所生之事生此所止之事則
如揚火欲求無焚而更焚也以智生患謂上智生下
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上棄智巧
下民全性也除患之本止乎多端既因智以患生復
設智以防患不撓自清之道由此遠哉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
功者廢無罪者及夫仁以慈濟為功刑以加罪為用
苟有所好則賞懲刑濫不可君御於兆人矣嘗試論

之曰道也者莫非萬品之貴也事也者莫不用好而成也然而立好以求道則好存於胃府道背於所求而反以迕其理又云不失德者是以無德且道之與德猶不可專好而成而况乎偏尚餘事而至當於天下者也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如天之春秋物何得怨耳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任乎常度而無心者能與二儀合德也合而和之者君也合衆和義在乎一人別而殊之者法也犯者自有輕重之殊是國之常法也民以受誅怨無所藏君無容情清縣天下則抵罪者甘蹈過地而無所尤

怨焉謂之道德然後國有太平之道君有無私之德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彼亦非爾所善而是爾所惡直非公當故不可定也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推道之理則萬物玄同無非是求合於己者也非去衰也去逆於心者也直有所合則偏係於物豈得謂之去衰哉但自去所惡耳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也夫求是者不能是也去非者不能無也今欲擇是而居擇非而去則何知世人不自執所是而謂我之非哉若然者合己之是未出於衰此明是非之

治未可爲天下正也故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曰勿撓而已小魚撓之則糜碎北人煩之則潰亂故其設法令以相是非者不能治之也夫趨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世之常情莫有公是唯合私爲是耳故言佞而中則益親身疏而忠則見疑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將欲自正其身以待於物豈無世人以不合之故反持彼正而規我也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若我之正世亦世之規我遽走爭正莫能去衰譬猶逃雨隨其所適皆濡溼也欲在於虛即不能虛以其心

有所存乃不虛耳猶爭正取則動未嘗正也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夫汎物乘理不患於有則不存虛而自虛矣因世寄安不非於彼則不爭正而自正矣今以無勞而得虛無擇而常正豈非向者所欲皆坐而致之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處中不動者則與物偕徃無格於遠近且萬化周輪未嘗有極而我之體應無所不窮焉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爲也夫體道者其常存而不可變也以不變化能御千變萬化而此妙用豈涉有爲者哉

老子曰夫亟戰勝者則國必亡亟數戰也亟戰則民
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寡矣主
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物極則友事
極則變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
天之道也

文缺

通玄真經卷之五

通玄真經卷之六

寶六

宋宣義即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撰注

上德篇

彼物無宰由道有常用與佗倫玄功

生靈彼無不理得者也然上德之體無所不
得故此一篇之內離而伸之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為存亡定傾之由心治即百

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亂身之百節如國之百司耳

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支

體各安則自得也故遺其所侍君臣各倫則無事也

故忘其所從老子學於常縱老子之師見舌而守柔

齒剛舌柔剛者先斃則柔之為利實所宜守也仰視

屋樹退而目川樹柔條則居高屋弱材則處上因以
舉耳目之前遂為謙小之龜鏡也觀影而知持後夫
後動者未嘗失宜如影在形後不窮俛仰以物之不
與爭故恒處爾也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
若積薪後者處上此謂因其德而成其功也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
射後狃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
此皆以所長而自害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
但有智^知之能而莫知不智之用也故勇於一能察於
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唯不載於智不敢於

能乃可與應千變萬化而一曲之士將何任是說乎
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
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諭道而非道也歟本以無
有入於無間未嘗頃臾離萬物也體即幽昧用乃顯
著故雖強名亦無所主及耳夫道者內視而自反遣
欲反素則冥然自得自得則天下莫非得也故人不
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唯執其知覺者未能反
於不知之大也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保之
止而不外蕩也夫初不以物蕩心者然後可以照應
羣物矣月望日奪光言對躁立靜靜體不全唯無敵

對者當自靜矣陰不可以乘陽卑不犯尊乃可保其
恒位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大德居世小德自
掩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榦上重下輕其
覆必易凡欲勝於心則動生顛沛也一淵不兩蛟一
雌不兩雄一則定兩即爭夫是非不可同穴唯戰勝
者定矣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道居中
而形自治矣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堞
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晞堞乾土塊也夫形無所恃則
心無所待且無所待則全水土亦可以保生也清之
為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見太山苟澄

方寸則能極鑒於物非假形器之大小也蘭茝不為
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
為莫知而止性有之也夫草之與木果有天然之性
也而行道則日損小人非可比者必爾僞性者則天
下又何學哉此聖人之意舉其習以成性亦俾天性
則安可付之定分而不進修者也以清入濁必困辱
以濁入清必覆傾非其世而仕賢者必困非其才而
進愚者必覆天二氣即成虹陰反在上戰而不和遂
虹蜺也地二氣即泄藏陽反在下施不同德必洩藏
蟄也人二氣即生病喜怒交於胃中故病陰陽不能

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夫陰陽日月以無
雜二乃成化育之功定晦明之德言君臣之位男女
之節固不可配其倫也或曰形氣之大者莫大乎陰
陽日月而尚不能全德況於衆物乎唯道之爲用行
而能常故可稱至耳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修地廣
者德厚也苟非立本末不茂也故魚不可以無餌釣
也獸不可以空噐召也欲濟其事先備其資山有猛
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采國有賢
臣折衝千里越不敢伐吳之類也通於道者若車軸
轉於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

於無窮之原也夫萬物晝夜自運終莫之究唯虛無
而不動者乃能與之偕能耳豈若昧道之士勞而不
能致遠哉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
往此義以見符言篇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
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即無時得鳥聖人設教
非有多門以物性殊宜遂張衆目然入真門者斯至
于一妙也將治家國取納羣才亦倣此耳故事或不
可前規物或不可豫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所謂畜
備應之道待機感之時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
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但識彼性而釣之

雖異類亦不會合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也。為鰻德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德施物者不苛。全彼自然非貴設法以檢其性。故曰縱所為而已足。所踐者淺淺少。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福。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擬足於未至方得致遠。進心於未知方可明道。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膏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壞在山。凡牽累有處則我性莫能自全。水靜即清清即平平。即易易即見物之形。形不能併故可以為正。唯內保清靜則自然通鑒。應之大常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所謂欲

能害性。璧璣之成器。監諸之功也。鑊錡之繼割砥礪之力也。不琢不成器。不礪不利用。論強學進道也。蟲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凡得所附而能委質無佗。則名實不求而皆遂。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而功遂。身退天道然也。且開國建功身死名辱。古多此類。不復勝舉。故能知天道者善始終耳。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明見事本固當不貴其末。故聖人處無為以貫之。此義非因昔所不怒使物慢易而至於怒。昔所不為使事廢曠而至於為者也。視於無有即得所見。聽於無聲即得所

聞視所見者常眩聽所聞者常惑豈可謂得聞見哉
唯反此乃聞見之全用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守
丘寒蟄得木各依其生也所謂物之終極莫不歸根
復本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
讒人間之則父子相危善用其術則異類可為和資
苟害其道雖天性亦可浸變也犬豕不擇噐而食俞
肥其體故近死夫仕不擇地雖祿富其家轉危其身
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孰有
矰繳之害椎固百柶而不能自極目見百步之外而
不能見其背世之從事皆遠取於物而不能近鑒於

身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池即淵深而魚鼈
歸焉君所尊之位而積之以德則高不可傾也處不
可爭之地而加之以謙則物之所與也溝池澇即溢
旱即枯江海之原淵流而不竭夫未得其原即變蕩
由物故江海有原乃能自全其常矣聾無耳而目不
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
用有所宜不相妨奪亦謂精之不分乃精於一用耳
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世昏昧可隱身遁迹冷
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世昭明可沐浴登仕絲之
為縞也或為冠或為絺冠即戴枝之絺即足履之屨

一縞所製輒爾有上下之異同一氣所生亦俱然貴賤之殊推此察之復何企怨金之勢勝木一刀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楛不能塞江河之水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夫雖執可制之具而德力未贍者僅若無益於事矣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慮庶日出而流冬至之前陽下復成雷夏至之前陰上結成雹雖在大寒大暑之月亦未絕變也若施之於霜雪則見日而自消沛矣此所謂中有必然外不能制時有必制物不能然唯明哲之士辨此以爲宜耳傾易覆也倚易附也幾易助也溼易雨也

故賢人因而成之乃備其業易簡也蘭茝以芳不得見霜以有芳香之能故中道夭於采掇而才者可不慎也蟾蝓辟兵壽在五月之望以五月半取而灰之能辟兵傷之毒此乃以才見害耳豈不謂能神於物而不能自神於身斯亦白龜見寢於宋元君之類可不哀哉精洩者中易殘動爲外哀所害華非其時者不可食但非正氣所資設使有其英潤亦能反我之常性也舌之與齒孰先弊繩之與矢孰先直齒剛先弊矢直先折柔而婉者乃全剛直之德者也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當慎其本與死者同病難爲

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為忠謀是知君上當可受藥
石之諫也嘗試論曰凡稱難者猶可嚴戒精釋以涉
之不可正者容可合權適變以佐之物無棄材理無
棄事取旨會意或在斯焉則所謂君御臣臣事君各
宜慎其所以者使倡吹竽使工攝竅雖中節不可使
決君刑亡焉決定也不可使定音律矣如君臣亂倫
代司致業則刑法雖當不足施立若因位考法可謂
君刑雙得也壘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
物心有所期則形聲自至故靜其心者外無物也步
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嬰物不可免
亂犯難不可免害而步以之林行以從險則安能涉
素逝之夷路游至直之通衢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
言舍德之所致也夫不杜耳目而包聲色不尚真性
而一夷險如斯之道方與大海同其容應出納之德
耳日不竝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鷲鳥不
雙夫一君之德一用之材尚無儔匹而況聖人大化
之道獨運之功也蓋非撩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
疾然撩輻未足恃也凡有能及於物者莫非相假考
驗由實未足恃功故聖人濟世利用推能於物乘勢
因人成事而作其功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之

命中十分之一夫射本在中不中何射百發一中功
過不補而天下建功從事莫不然矣既忘其屢敗獨
幸其一成豈不謬於處實行權矣飢馬在廐漠然無
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血氣之類未嘗無欲故不見
可欲則心不爭亂也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
石而有塞百竹而足小人狹志以無厭不滿君子器
宇雅大當分而足矣循繩而斷即不過縣衡而量即
不差直奉於道即不過於是非平施以德即不差於
厚薄縣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校格之屬有時而施治
今執古法格異宜雖繩衡同亦未足定世唯審時知

變者可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

谷平

法順於時則定法背於時則廢農夫勞而君子養幼
勞稼穡以奉上祿是知苟修其道則無賤役之弊愚
者言而智者擇博采與頌擇善而行苟有其智則能
因彼成立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夫見理歷然者
如玉之在石明白可取也見之黯暗必留其謀見猶
昏昧必不能行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
開不若一户之明積小智自以為明者未能通鑑於
萬類也蝮蛇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天道虧盈寧肆
兇毒則天下為物害者可不畏之而誠哉今有六尺

之廣古之六尺今之一步卧而越之下才不難既在一步之內又處人下將欲過豈難跨越才與材同用也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取向者六尺之度隨卓立之將踰上材即不易其德也勢施異也同此六尺之材而異所施之勢即難易將隔上下懸殊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自強不息也助祭者得膏救鬪者得傷且輔相善惡猶利害以及身則自為之效足可明矣蔽於不祥之木為雷霆所撲苟失所依雖不遇刑誅亦未免所累故君子擇處其地也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修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

欲害之當慎所好惡也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潔未聞犯聲色而性全者也黃金龜鈿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在地能者以為富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物無貴賤唯合宜當用為貴耳夫不能佩不能富者自可謂失治地之宜曠進德之道也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所能至凡人君虛心延士則仁者為之處義者與之立各盡其力矣將任一材固不可驅御天下也橘柚有鄉萑蒿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雖雜粗無窮唯同之者可治也欲

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
民上者難矣君能度時布政因情設教而兆民自戴
於己亦何難之有哉兇兇者獲提提者射謂其有勇
有捷來彼擒射故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素者容
忍常德可不溢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不
可醜君子有酒以成禮小人擊缶亦為樂雖節奏非
度世之不傳而適歡和志自合樂本然則禮樂天性
備適賢愚未可醜小人獨美君子也人之性便衣絲
帛或人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既而有
所貴者當在手時則知常所賤未可定棄也三十輻

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能
列材以定位則任力以致遠也善用入者若蚘之足
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礪而不相敗善用
臣下者百官雖衆近無奪倫文武雖異親而成業也
石生而堅崖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愈明夫萬物之
其宜者治之則遂抑背其性勞而無功矣扶之與提
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同用異宜
至近而遠世多此類故聖人歷示以為誠也再生者
不獲華而葉太早者不須霜而落貴適中也先之則
失常後之即虧分汙其準粉其額腐鼠在阼燒熏於

堂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夫設
法不當本雖善用其法者亦無以巧取成濟也冬冰
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天下事理無難無易
有得時失時之難易是以重之過於尺璧也木方盛
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順於天者將
易其功任於己者徒勞其力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
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也行標於世
必來衆妬祿豐於家莫不傾奪乳犬之噬虎伏鷄之
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世莫有量其力分守所愛
者唯信情騁欲以至於自害耳夫待利而登溺者亦
必將以利溺人矣賞彼登溺待之以利則天下莫不
願溺而拯拔矣如簡子利於放鳩又多捕者是以為
治之本不貴當功而在絕其原舟能浮石能沈愚者
不知之焉聖人知沈浮之理定矣故不妄動也驥驅
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里賢俊雖有才而
忠不奉上則不可為治也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
有差尺寸雖齊必有危雖法教齊平執而用者未免
失當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
規者亦有規矩之心夫內懷精誠外無法教則民之
倫叙日知所由然其法教大張精誠不副者斯亦不

信於民不得於世矣故能用規矩者直在規矩之心
是以精誠篇云同言為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
令外豈不謂素有誠信乃能施用法教也太山之高
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物無巨細但反之則
迷審之則明也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
不出雖性之有道唯精研乃可得也矢之疾不過二
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世不止丘山從成將欲致
遠在乎久而不在勤也故綿綿者用之無盡若愚公
之類而山可移馬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循其本
者乃可自期也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

人先信而後求能忘素求飭不能飭矣保質遺華文
自生矣巧冶不能銷木良匠不能琢冰物有不可如
之何君子不留意勿致意於不能之外使人無渡河
可使河無波不可無所涉去則彼我自寧涉之欲求
不溺不可無也無日不羣甌終不墮井矣將無犯涉
之罪則縱彼以波起如甌之在甕無由墮井者也刺
我行著欲與我交告我貨者欲與我市未知其本不
可定怨於物而本之難知故其忽直可者耳行一棊
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為悲遽責於物難盡其
能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近萬石俱燻去之十步

而不死同氣而異積夫氣類雖同積德之異者固不
輒偕其動用耳有榮華者必有愁悴若素安其實即
能一味於世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績夫主飭其貴必
民吾於賤下吾於賤上難保其貴矣木大者根懼山
高者基扶貴之本也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懷
而存之固不能常保虛而靜之則自然備應也金石
有聲不動不鳴管蕭有音不吹無聲是以聖人內藏
不為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聖人含應而不唱如
彼金石也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復其轉

故能致遠天行一不差而無過矣常居自然之運故
在不替之德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齊
受和氣同一生成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
天地交泰故君子輔相以成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
陰陽不通萬物不昌謂物不蕃息也小人得勢君子
消亡否則反常故君子儉德以避難五穀不植道德
內藏內藏即不昌消亡之義也天之道損盈而益寡
地之道損高而益下歸於均也鬼神之道驕溢與下
害盈益謙人之道多者不與惡盈好謙聖人之道卑
而莫能上也由謙以致上則天下不能得上天明日

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有四明乃能
久長明君臣之明非貴相察謂其不昧治化之道斯
與天日同功比德天下乃寧四時而安也然君臣未
正則雖天日之明域中未免昏亂人法天者乃長久
也其施明者明其化也所施之明直能化下天道為
文地道為理星緯之文川瀆之理一為之和時為之
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一氣以和生四時以信長推
變萬類名昊天之道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身者天
地之一物豈非道乎哉修之身其德乃真唯順安命
不知其他則真符真體自然成德也修之物其德不

絕由接物恢弘精順理本動而因萬物之無窮故德
之莫能禦也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
精神歸焉夫養物之生莫非天德也然無狀係物豈
外取哉精神者初稟輕清之朗廓故天有不德之德
所以上也精神有虛通之能所以貴也以貴歸上理
從其類耳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無迹而成
功不德而居上高莫高於天也下莫於澤也天高澤
下聖人法之尊卑有叙天下定矣澤當如地聖人法
天地以敘尊卑故君臣父子各正其所古今不易是
備大定地澤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天

有長物之形地有資與之德然在方係物矣安取其功哉骨肉者初稟重濁終委塊壤故地有執德之迹所以下也骨肉有滯礙之患所以賤也以賤歸下理亦然者耳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全乎有迹之功固非上德之位是以聖人玄德同於天也立德同於地也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形猶生成地廣厚萬物聚聚載其上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原入聚地道廣方故能長久廣有大林方有大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平則物歸寧則自得陰難陽萬物昌陰為陽所制則萬物昌盛

謂四月節前也陽消陰萬物湛陽為陰所消則萬物湛息謂十月節前也物昌無不瞻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無不治者矣氣生於形故瞻也無勞於生故樂也處其靜者將自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動靜有時故違天必有大咎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所謂順時而行乃能得欲舉無違事也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化周彼者物無異也物異我者化未周也故不失物之情性污澤盈萬物無節成物也者所宜為性時宜為情布政設教不失

宜則萬物全其潤澤咸有信而成熟污澤枯萬物無
節華英華及節而不生矣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上
無法道抑否天時則蒸人不粒荒亂流亡也陽上而
復下故為萬物主位高而德謙也高則物奉謙則物
親故可為之主矣弗長有故能終而復始其道消息
故不窮絕終而復始故能長久故為天下母母天下
者非有是德如何也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
能化未有不蓄積而能化者也夫自體未全不能立
事况勝任萬物非手蓄積之大哉故聖人慎所積唯
積德含和堪化天下矣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

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民昌謂和氣洽民矣尚陰道
即天下亡謂殺氣滅國耳陽不下陰萬物不成陰體
卑靜故陽德不降則不能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臣
道代終故君恩不施則不能行政故君下臣即聽明
得天下耳目視聽耳不下臣即聞聾一人聞見不可
勝用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大
人君上位則道洽德被於民如日出地蕃息萬物日
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小人居上
位則無方御下使之離散如日入地萬物當廢息手
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

於此動以啓蟄潤以發生人君行令若天作雷雨未
有不從其令也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
法天應時所以動而無失亢極於物者則抑性而有
絕也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散大人去惡就善
天地布德除穢大人革弊施政耳民弗遠徙故民之
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尤愈民皆樂土不願移徙唯苛
政之甚不得不去惠澤少及不得不就非謂性分之
所易也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無述天因風
出民由上教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
信而真何往不成夫火之依薪言之在信所以矣熾

若能法教有恒真而不渝所往皆遂也河水深壞在
山丘陵高下入淵義已見上陽氣盛變為陰陰氣盛
變為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盈則覆極則反忿無
惡言怒無作色是謂計得能審報復之道而不先犯
以招其咎是謂保安之計得也火上炎水下流聖人
之道以類相求雖舛錯萬類而同其方者莫不得之
聖人依陽天下和同依陰天下溺況陽道生暢陰道
肅殺若然流布德澤則民和洽全用刑楚則民墊溺
也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高行厚德在手積修首

辱重變在手積犯君子日汲汲以成輝小人日快快
以至辱汲汲自強日以成德快快從欲以至身辱所
積之異其消息也雖未能見言君子之心亦未能消
息倚伏之道但慕善直前自成輝耳故見善如弗及
依不善如不祥見彼善事欲速進處不善事如在災
禍也苟向善雖過無怨且有向道之者雖為物所咎
亦無加怨於物以明君子之道自有常行之矣苟不
向善雖忠來惡素無向善之心雖有物忠順於己而
必有不忠之時雖來其惡遂生怨於彼者也然物與
我期理難常順責彼以恒固未之可乃知怨之所起

直在自無恒德也故怨人不知自怨怨由自作柰何
非物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自得即物無不得豈非
不假求他人故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
官也無非己者已上四者皆由己得也自官謂賢愚
所瞻之位耳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害物物
報怨可自怨故君子慎其微慎機發之微也萬物負
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夫二氣交感乃曰和也萬物
之形雖背陰向陽而虛靈之氣則稟和也和居中央
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英英亦草心卵胎生於
中央皆和居中央而生其草木胎卵雖情性殊別然

其稟氣受類莫非以和居中之故也不卵不胎生而須時自溼自燥而化生者須伺春秋溼燥之節以感生也斯亦與和俱生耳地平即水不流輕重均即衡不傾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陽感即生陰感即死如彼衡水隨感傾流得乎中和平而正也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道之高深固能流德夫有陰德者而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夫陰德無機乃德之真者隱行無求乃行之實者既真且實雖欲報之不明名之不顯亦未之得矣樹黍者不獲稷

樹怨者無報德種黍得黍樹怨得怨

通玄真經卷之七

寶七

宋宣義即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微明篇

道周象外謂之微德隱冥中謂之明是知非微無以究真宗非明無以契玄旨

微明之義體用而然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與道原篇意同也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

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夫道絕形聲非聞見能辯德非藻飾豈善惡能明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其至已矣文子問曰人可與微言乎老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可言言也微言謂至妙言唯忘其言可與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為無知是以不吾知道者無名之妙言者至理之宗達妙者無言明宗者不競是言至而無言為至而無為而知自知爾孰云吾知

文子問曰為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軒音手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夫所用者有宜各當其要猶挽車勸力不當奏以咸池之樂治國寧民務崇樸素何煩藻麗之說也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夫道無正正出

於道猶山林非材而材出於山林自雲雨已下言不及道者以其無狀無象故包羅萬有總括羣方唯體道者知變化無窮也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造恩謂制法立教也故民知書即德衰知教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斯教者皆由大道而後興隨時而立制制之逾謹違之逾切是知實信衰而機械設機械設而姦濫甚矣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已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

無聲使有轉者乃無轉也瑟無聲聲在於絃軸不轉轉在於輪是無聲而能有聲無轉而能有轉故無聲之聲而曲即成無轉之轉乃能致遠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寇不可踐於足臣不可尊於君上下乖亂亡無日矣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情傷德於小惠而蔽大道縱小忿而傷至德大政不險故民易導至德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偽匿上有平正下無險詖上有清簡下無巧偽

老子曰相生之法立即百姓怨滅爵之令張即功臣

叛獄訟相引無辜者受其怨爵位減黜有功者懷其
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
事者不知廟戰之權治亂者謂垂拱無爲之化非督
責之吏所知廟戰者謂決勝之術在方寸之地非一
卒之能曉聖人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
重關之內冥冥之外謂出禍福之場絕思慮之境自
非聖人安能玄鑒也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
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小見忘大得
利忘害迷倒之甚非愚若何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
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愛人猶已

則刑不濫知人盡誠即政無亂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
須臾止言人爲暴不久而亡由飄風橫厲不日而止
也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
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爲強轉禍爲福道沖而
用之又不滿也愚者執迷而不返以憂爲喜則速亡
善者守道以全撲轉禍爲福則必昌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
人之性即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恬和
者率性之本也規矩者制欲之過也牽於欲利雖靜

而常惇明其法度雖動而不亂發一號散無競總一
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發號謂
使心不競使心不競即混百節而歸根應萬物而冥
一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
謂之道至人者行藏有時吉凶懸料若其不然何以
為道也使人高賢備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
謗已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
不可禁於遠善惡由已謗譽因人衆口所傳莫之能
禁一行有虧無遠不至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
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

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害
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
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夫至人所
為必謀始克料於終且名利之所起即禍福之生門
故杜名利之原閉禍福之門即智慮自通而動靜無
變也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
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
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
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即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

終身行之無所困人皆能機於治亂之道而不能全
身於治亂之間故聖人論世權事應變無窮相時而
為終身不辱也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
不可言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
取捨也可言而不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
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
之所獨見也審行藏之勢察成敗之由其唯聖明方
能獨見也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
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
興智者同功賢者無慮為愚愚者有備為賢夫積愛
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
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施救患
難雖神人不能為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
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
陷於刑雖曲為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
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
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
能塵垢夫陷於利害由愛憎愛憎不生毀譽安在君
子見未形則易治小人曲備而終禍救於已形成則

難脫也

老子曰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於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轂也知圓者終始無端方音旁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眾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

也事少者約所持也凡此數者非夫至聖高真莫能兼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為而有成也外不負物內不慙心何須巫覡寧懼鬼神由懷兢惕然可保終也愚人之智固已少而所為之事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易而必成以衰教化其勢難而必敗舍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不量得失坐致危亡事繁難治雖勞將敗物簡易從必成而不為者愚之至也

老子曰福之起也繇繇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教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福如鴻毛聖人獨見禍若太山愚者莫覩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以爲國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明主賞罰在於公正益於國便於人則行利於己不利於人則止也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君子小人豈有定分舉措合宜即爲君子動用乖分即爲小人通智得而不勞上士縣解其次勞而不病中人勉力不倦其下病而不勞下士心眼昏滯精神迷倒故勞逾甚病逾篤

也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不舍不居也味道味也古人味道而不居今人無道而自伐也紂爲象箸箸以象牙爲之而箕子歎歎其華侈魯以偶人葬偶人刻木似人爲盟器之類也而孔子歎歎其非禮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小人見象箸偶人以爲其生也榮其死也盛君子觀之其道也衰其德也亡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徒高仁義之風不識機權

之變無救敗亡豈為周達者也五帝貴德無為而治
三王用義誅暴寧民五伯任力任知力也今取帝王
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不同非譽在俗趨
行等逆順在左右言時代既異治化不同當五伯之
時行太古之道猶膠柱調瑟漉渴以鴿實亦難矣知
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經治常也
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無以
與道游知天知人知俗知時可以治世可與道游也
直志適情即堅強者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適
我志即乖彼心必為強堅者所忤徇於物即勞其體

猶冰炭之相攻陰陽謂躁靜也得道之人外化而內
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
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
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得道之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動靜適時卷舒在我故俗莫得而害世莫得而羈故
尼父見老君其猶龍手變化無方也守一節推一行
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既滯一方
寧論大道道者寂寞以虛無非有為而於物也不以
有為於已也物我之間居然已泯寂寞之際自然而
神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為道之所施也

道本無為今云順道即是有為有為即事起事起即
患生且道無常容事無常順為事逆之則是非紛然
禍患斯作故云非道者所為也施者設也言外設程
科是道儀表非其真實不可執之執者失之為者敗
之理可明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
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說一和也是故能
戴大圓者履大方謂人戴天履地鏡太清者視大明
謂觀日見月也立太平者處大堂謂在宇宙之間能
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
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初反未生也視於冥冥聽於無
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言真人
在天地之間觀日月之光游乎太平則何往不適居
乎大堂而無不容於冥冥之中曉乎無聲而衆聲應
寂寞之內照乎無形而羣形見則與天地相保日月
同明寄託靈臺含藏至精謂之真人也其用之乃不
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也乃不知不知而後知
也前已釋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
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四者所
用以處世修身不可失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
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而

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即失其所以生
小人非利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
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道喪德衰仁絕
義薄君子無義無以全其道小人無利無以活其身
君子懼失義以爲禍小人欲利以爲福也

老子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
之夫病濕而強餐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此衆人之
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也快於目悅於心愚者之
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迂而後合衆人先合
而後迂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夫病渴

飲之以水良醫以爲禍貧者取財於不義君子以爲
害先迂而後合愚者之所犯先合而後迂聖人之所
惡夫利害相反禍福相傾不可不察也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
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言雖功名
已立而仁義不可捨也捨之則罪累斯及順之則爵
祿可尊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圖國存其事有離仁義
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
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
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爲人臣圖國之難驕主

尊已而功不成者去仁義故也或有良謀不用奇計不行戴君盡力雖不見察終保仁義不敢暫亡而身亦無害也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食而道達矣德澤被乎下禄利奉於上則無官而自治不令而自行各安其所道之達也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欲生義奪憂積智昏故治國樂所以存守其道也虐國樂所以亡縱其欲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

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治者明四目達四聰屏表慝任賢能則上垂拱無為自化則下盡心而奉職豈有交爭之理即根本日固枝葉繁盛也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為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動而必窮有以為即息不接矣父之愛子君之牧民豈求所報自然之分天道也或有君父恃其功力驕其臣子者恩惠不接也故用衆人之所愛即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即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

即知其所終兼愛天下天下雖大俱為一家之人不
愛天下則匹夫雖微猶萬方之敵以此而觀則終始
可知存亡可察也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
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即武之所制者小此
謂德澤無私所附者衆棄義用武即所存者寡也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
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取之
不義積而不散所謂養虎自斃育梟自斃之也故持
而備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然高固箱篋

終為大盜之資安得長有也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
德其化不可極有道者必有德有德者必有道道德
充備與變化無極也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
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為不善即福
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即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
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
伏孰知其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言禍中有福福中
有禍夫見福而為祥則知福為禍始見禍而遽為善
則知禍為福先禍福之來有如糾纏自非至聖莫知
其極也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

必先惡忠臣之語人病者甘其口美其味必死之徵
國亂者惡忠言信衰說必亡之兆故疾之將死者不
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人將死者醫雖
良而莫救國將亡者忠雖盡而難存唯良醫忠臣審
必死而不救察可存而為謀也修之身然後可以治
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
修之家其德乃有餘修之國其德乃豐以身觀彼自
家刑國其要修身在於全德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
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
德不長衣食者庶民之命庶民者君臣之本衣食既
周於身君臣長保於國也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
順時而不成無更而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時有興
廢運有休否不可以前時之繁政為今世之要理言
刑不可廢理不可易能知於此道之紀綱也帝王富
其民敦其本也霸王富其地務其廣也危國富其吏
重斂則困治國若不足治亂也不足將亂之徵也亡
國困倉虛費用無度倉廩日虛君荒民罷不亡何待
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自化安其居樂其
業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
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兵革興之於前凶荒隨

之於後國費萬金民罷煩役故知凶器非聖人之所
寶和大怨必有餘怨柰何其為不善也夫和怨者謂
主不明黜有功之臣削有士之君不忍一朝之忿以
為之患君赫怒於上臣憤驕於下柰何其為不善以
積餘怨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說遠
者來近說遠來者在德不在言與民同欲即和與民
同守即固與民同念即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
行有召寇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已附耳之言附
傳也先言後傳之於耳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
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寇有所愛者利禍有所起者

言然言者無足而走無翼而飛白圭之玷駟馬何追
言禍之疾也

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四方中央地有五行金木
水火土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物有五味甘苦
辛酸鹹也色有五章青黃赤白黑也人有五位五臟
也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二十五等人品類各
差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變化不測曰
神純素不雜曰真通達無礙曰道心洞玄微曰至智
周萬物曰聖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舍畜
曰德人愛曰賢明慧曰智通恕曰善文辭曰辯中五

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無私曰公奉君曰忠不
愆曰信合宜曰義恭柔曰禮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
農人商人事上曰士監器曰工掌山澤曰虞治田曰
農通貨曰商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庶類
曰衆伏役曰奴昏昧曰愚無慧曰肉無識曰小人也
上五之與下猶人之與牛馬也言賢愚有差天地縣
隔也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在世聖
人六情滯隔猶有因假真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
不行而從不言而公出世聖人方寸已虛觸塗無隔
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

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治世存真各盡其分故唐堯
聖德以配天仲武高亢以矯俗也所謂道者無前無
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非迎之無前隨之無
後孰能於左誰知其右泯然玄同強名焉道



